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 慈禧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 慈禧传

X X X 编著

## 目 录

序 .....	003
一、后宫逐鹿，生死搏斗.....	005
1 初入后宫.....	005
2 倍受宠幸.....	010
3 肃顺跋扈 .....	013
4 联合皇后斗肃顺 .....	025
5 咸丰驾崩.....	029
二、辛酉政变，一次垂帘.....	031
1 热河密谋.....	031
2 重回京师.....	038
3 扫除肃顺.....	042
4 一次垂帘.....	047
5 打击奕昕势力.....	050
三、扫除政敌，二次垂帘.....	055
1 母子相仇.....	055
2 同治驾崩.....	061
3 扶植光绪.....	063

---

4 毒死慈安.....	072
5 乱中取乐.....	076
四、无可奈何归政.....	085
1 筹建颐和园.....	085
2 规划颐和园.....	090
3 德龄初进宫.....	092
4 为光绪选后.....	096
5 帝后不和.....	109
五、戊戌政变，三次垂帘.....	112
1 甲午风云.....	112
2 光绪的抱负.....	117
3 光绪图谋变法.....	122
4 在逆境中进行的变法.....	127
5 囚禁光绪，三次垂帘.....	135
六、被迫改革，寿终正寝.....	141
1 八国联军进京.....	141
2 庚子西逃.....	145
3 被迫推行新政.....	148
4 两宫晏驾.....	150

## 序

19世纪60年代，一名女子舒展着广袖踏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从此的48年，一个末代王朝的命运便与“慈禧”这个名字在风雨中共飘摇。

她生于道光中期，卒于宣统初年（1835—1908），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对等。自1852年入宫以来，中国近代史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有她的参与，一部慈禧传无异于一部中国近代史。

她虽未称帝，却实为无冕女皇。任凭紫禁城里人事浮沉，她却稳操大权48载；政变、垂帘、修园，无论时势多艰，她自享乐任逍遥；几代帝王无可奈何竞相逝，她却安然寿终正寝。

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牝鸡司晨，女人当政。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究竟有几人？唐代武则天，辽金萧太后……可有谁曾经历如此多风波：宫廷政变，外国入侵，国内起义，皇帝争权……仍把持大权不松手？

她也曾是浩茫天地间的弱小女婴；想必也曾注视着陌生的世界嚎啕大哭；也曾为落在额头的第一片雪花而咧嘴傻笑；也曾扶着墙根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

也曾……然而，倒是有什么神秘力量使她能呼风唤雨几十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总是冰冷无情的，无论她曾经如何的飞扬跋扈，如何的权倾一时，终抵挡不住沧海桑田的变幻；终抵挡不住生前身后的诟骂；甚至终抵挡不住掘墓人的抢劫。

回眸历史，当我们看一个历史人物善善恶恶的一生时，要去思索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是发展变化的。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人无一不与当时的社会相联系，无一能跳出当时的社会环境。自远及近，各种各样的人，无一不是发展的，变化的。首先，由幼到长，由生到死都是人生必然过程，任何人无法抗拒。其次，说功论过，是对是错，无一人所作所为始终是对或永远是错。此功彼过，是任何一个人都难免的。

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价值，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先人的心跳连着今天的心跳。

因为：

“昨天并没有过去，它在今天还活着，并且向未来延伸……”

## 一、后宫逐鹿，生死搏斗

### 1 初入后宫

咸丰二年(1852年)5月9日的拂晓。这是静谧的黎明。启明星还在东方的天幕上闪烁，偌大的京城仍在黎明的梦乡中安睡。远望去，庄严肃穆的紫禁仿佛蛰伏着的庞大黑兽，让人不敢亲近。

这样的早晨仿佛是祥和的，它只是北京城和顺安适生活的一个聒音。然而历史发展到1852年，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和平的日子。整个中国社会已进入风云变幻、激烈动荡的新时期。爱新觉罗氏统治的大清帝国已日薄西山，宛若步履蹒跚的垂暮老人之艰难地挪向墓穴。努尔哈赤弯弓射雕的豪迈无双，康乾盛世的政通人和都已成明日黄花；祖宗的骄傲和业绩，在八旗子弟津津乐道的咀嚼中，也成为别人饭桌上的佳肴；过去的辉煌在衰落的现世映衬下竟已影影绰绰。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呀！大清帝国到它第六代掌权者——嘉庆手中已是危机四伏；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国力衰败，起义不断。1840年鸦片战争更是雪上加霜，日不落英国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

之后，大清帝国便开始降尊屈膝。乾隆盛世的大国威严，夜郎自大式的狂妄终于被洋人的炮火击得支离破碎，换得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屈辱条约。

就是这个仿佛祥和的日子，大清国也无法安眠。

1851年洪秀全发起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席卷了半壁江山。一个月前太平军永安突围，北上桂林。这一切已令咸丰皇帝头痛不已。

然而，北京，这个几百年来一直作都城的城市，也许是历史的沉淀，目睹了几代王朝的兴衰败亡之后，它已从容不迫。历史造就了它宏大的胸怀，造就了它的平和安祥，也造就了它的麻木迟钝。1852年5月9日的拂晓，也是这样的祥和。这般的平静里也有动的，这便是一行朝着紫禁城而来的人们。

5月的京城总是明媚的。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驱散了黎明的黑暗，这行人的身影也清晰起来。这是一列轿队，长长的，仿佛拉不完的线。

轿队停在宫门前，等待宫门开启。一顶轿子中四闭的帘布被拉开了一角，一张少女的脸露了出来，这是一张漂亮的面庞，眉目如画，明媚鲜丽，一双美目好奇而又毫无顾忌地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宫墙。一丝笑意现于眼眸，这如此庄严肃穆的宫城今朝将要为她开启，多少年的少女之梦今朝也要圆了。她不禁欣喜，

她那毫无顾忌的目光是如此炽热，确实不同于她前前后后那些隐藏在帘幕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羞怯。

这名姓叶赫氏，小字兰儿的少女的确与众不同。也许她也不曾想到，今遭进京，日后竟能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四十余载。

她十八岁的眼睛凝视宫墙时，往事一幕幕浮现脑海。也许她从此很少回忆自己少女时代的生活，日后的她面对的将是一个新奇而复杂的世界。

18年前，她降生在北京四牌楼劈柴胡同，作为叶赫那拉氏的后裔，隶属八旗。叶赫那拉氏，也许是这个满文意为“太阳”的姓氏赠予她天生丽质的容颜，聪明伶俐的禀赋。八旗女子，哪一个不梦想有朝一日能选在“君王侧”？自信她更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她还记得还是七岁女童时，她便第一次偷着对镜“贴花黄”。一年前她应诏选为秀女，经过数月的深闺期待，今天她终于进入了宫城。

一行人马终于停下来了，叶赫那拉氏步出花轿，随着数名秀女一同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候命。从五更到此时的行进，她有点疲惫，而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当今皇上，她有更多的期待。她知道自己的美丽：天生丽质、体态窈窕，她不禁有点顾影自怜了。

正寻思之际，忽听有人朗声道：“皇上皇后驾到！”

众秀女慌忙跪倒在地，行礼之后，被命起来，然

后几名宫女发给每名待选秀女一只金盘。叶赫那拉氏抬头望去，皇上皇后并肩端坐堂上，面前摆着一张书案，案上放着两只荷包。今天是为咸丰选妃。她知道这将是决定她命运的信物。她微微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竞争对手，她们竟都低垂着头，怯怯地站着，于是她昂着头，迎着咸丰探寻的目光，皇上清俊而略显孱弱，她很满意。她觉察到咸丰微微一怔，目光久久停留在她身上，她便嫣然一笑回报那目光。

咸丰一直盯着她，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拿起了一只荷包，站起身走向她。她不禁一阵狂喜。

“皇上——”一直端坐一旁的皇后叫了一声，端庄美丽的皇后钮钴禄氏对她的目光并不友善。咸丰回了头，望着皇后，犹豫了一下，荷包还是落在叶赫那拉氏手中托的金盘中。

皇后眼里闪过一丝失望。叶赫那拉氏已跪在地上，清脆地说道：“多谢皇上皇后！”

咸丰又将另一只荷包放在一名江南秀女的金盘之中，尔后回到宝座之上，对未选中秀女挥手示意退下。咸丰看过太监呈上中选秀女名册后，满意地点点头。目光又投向叶赫那拉氏，欣赏着那黑云般的秀发，柳叶般的修眉，凝脂般的肌肤，特别是那双与众不同，令人牵魂动魄的眼睛，没有丝毫怯羞，那双眼睛对着皇上皇后都是落落大方的直视，纵然咸丰身旁美女如

云，他仍不禁为这双眼睛而怦然心动。

“你可是叶赫那拉氏？”

“回皇上，臣妾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

“兰儿，‘芝兰蕙草’，”咸丰念叨着，突然大叫一声：“好，朕封你为兰贵人，如何？”

“臣妾叩谢皇上龙恩。”新封的兰贵人不禁喜形于色，跪在地上，连呼万岁。

接着，咸丰又将另一选中秀女封为丽贵人。

从此叶赫那拉氏住进了西六宫之一的储秀宫。

## 2 倍受宠幸

新入宫的兰贵人美丽活泼，很快获得了咸丰的宠幸，过了一段夜夜专幸的日子，为此咸丰常常不早朝。两年之后兰贵人便晋封为懿嫔。

叶赫那拉氏的受宠引起了后宫的不满。皇后更是怒不可遏，自打第一眼看到这位懿嫔，她就不满意：那种无所顾忌的目光，分明将她这位母仪天下的皇后不放在眼里。当初她曾试图阻止皇上让叶赫那拉氏入宫，可皇上终究迷恋在那炙热的目光之中。

想想皇上初登基那阵子，也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皇帝，他也曾有重振国威的雄心壮志，并且着手励精图治。可自从这位懿嫔进宫，皇上便贪恋女色，几乎夜夜泡在储秀宫里，近来连早朝也不上了，朝中大臣都议论纷纷。眼望着年轻皇上本来孱弱的身子更加消瘦，她也曾多次劝皇上保重，可皇上总是付之一笑。如此下去，岂不是国将不国？

皇后决定动用祖训约束皇帝，惩罚懿嫔。

一天清早，皇后唤来心腹太监拿来祖训，亲自顶着祖训带了兩名太监直奔储秀宫。清晨的储秀宫比别的宫室更为安静，除了兩名手持长帚打扫宫门台阶的

宫女外，看不见来往穿梭的太监、宫女。显然储秀宫的主子还在酣睡之中。皇后怒气冲冲，快步踏进宫。不料，一名太监跪倒在地，挡住了去路。

“皇后，皇上传话……”

话未落，皇后一把推开他，怒不可遏地说道：“皇上果真在此！？”

于是，皇后跪在寝宫门前，手捧祖训，朗声叫道：“请皇上早起，听祖训！”

这一声不亚于惊雷，咸丰和懿嫔双双从睡梦中惊醒，咸丰慌忙起床大叫：“朕马上听朝，请皇后别念祖训！”

咸丰匆匆上朝去了，皇后暗自欣喜，她吩咐随行太监带了懿嫔往坤宁宫而去。在那儿她将行使皇后的权力，好好教训这位迷惑皇上，集皇宠于一身的嫔妃。

懿嫔步履艰难地来到坤宁宫，皇后已安坐宫内，一见懿嫔便大声呵责：“你身为皇上嫔妃，不为江山社稷分忧，却惑乱皇上，以致皇上不理政事，你可知罪？”

懿嫔一看这架式，知道今日罪责难脱，她慌忙跪倒：“臣知罪，都是我不好。”说完已是泪水淋漓。

“知罪就好，家法伺候！”

皇后话语刚落，就听见一声高吼：“皇后手下留情，懿嫔已有身孕！”

正在惊恐不已的懿嫔不禁喜出望外——皇上来了。原来咸丰正准备上朝，就听有人报，皇后将懿嫔带到坤宁宫，坤宁宫可是皇后行使权利的地方呀。咸丰一着急，匆匆回头便直奔坤宁宫。恼怒的皇后只得强压怒火，顺水推舟说道：“懿嫔有身孕，皇上怎不早说？”这样懿嫔避免了皮肉之苦。

1854年2月23日，紫禁城一片喜气，储秀宫更是人来人往，入夜还是灯火通明。当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长空，宫人们奔走相告，咸丰第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出世了。消息传到咸丰耳里，他立即驾临储秀宫，凝望着还未睁眼的婴儿，他不禁释然，盼了这多年，总算有继承人了。他高兴地宣布：“懿嫔生子有功，晋升为懿贵妃。”

### 3 肃顺跋扈

1860年9月，英法联军威胁北京。咸丰带着权臣肃顺、载垣、瑞华及后妃等人匆忙奔热河行宫而去，将北京的破烂摊子丢给其弟奕昕去收拾残局。

一天，咸丰伏在案前批阅公文，他拿起一本奏折，快速地翻阅着，尔后用朱笔在奏本封页上点了一下，便了事。如此翻阅几个奏本后，他觉得头昏脑涨，于是慵懒地靠在御座上休息。他已厌倦政事，自来热河，他一直沉浸在淫乐女色之中，很少疏理政事。

“来人，传懿贵妃批文！”他唤来了一名太监命令道。说话声中有微微的喘息。

批阅奏折对咸丰来说，已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情了，“好在还有懿贵妃可以代劳。”他心里稍稍有些宽慰。他知道懿贵妃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懂书画，批阅奏文还是能够胜任的。

“待会儿，懿贵妃批完奏文，我也解放了。一会儿去丽贵妃那儿逍遥一下。”他寻思着。

片刻，懿贵妃来到殿中，施过礼之后，她在搁放公文的书案侧边坐定。不消咸丰多说一句，她便娴熟地批阅奏文。其实大部分奏文只需批上“已阅”或“

准发”就完事了。然而即便是这样省力，咸丰也不能支撑。每每拿直奏文，他都会觉得心力枯竭，他也不愿多写一字，只是将那些他认为准发的奏文上用朱笔点上一点，只等有人代劳。

自小熟读经史的懿贵妃自然是他理想的代劳人。

一会儿功夫，未批公文已寥寥无几。咸丰正寻思下回传另一宠妃来伺候。懿贵妃已将一奏本送呈咸丰手边：“皇上，这是恭亲王奏本，请过目。”

咸丰睁开疲惫的双眼，接过奏本，这是恭亲王奕昕自北京传来的奏折，要求咸丰允许他来避暑山庄，看望皇上。

咸丰拿起朱笔，却犹豫不决。

“皇上，为何不准奏？”一直冷眼观察的懿贵妃问道：“皇上与恭亲王是手足兄弟，感情非同一般，皇上龙体不适，恭亲王理当探望，皇上为何犹豫呢？”

懿贵妃的一席话正好刺痛了咸丰的隐处。

说起恭亲王奕昕和咸丰的关系本应比其他兄弟关系更为密切。咸丰出世不久，生母便去世，奕昕的生母——静太妃便成了咸丰养母。同乳的手足之情非同寻常。

然而咸丰想起奕昕并不自在。

咸丰的父亲道光在世时对立储颇费周折。从小聪明伶俐的奕昕是道光最宠爱的皇子。忆起童年往事，

咸丰脑海里总浮现比自己年少的奕昕纵身马上驰骋的英姿，而自己却望马兴叹，从那时起，咸丰便对弟弟奕昕生出丝丝妒意。那时父皇对奕昕的偏爱，使奕昕成为自己继承帝位的最大障碍。虽然后来父皇选自己为继承人，临终却仍有悔意。这是他深知的。

他记得父皇病重之时还召见奕昕，当时令他心里好不踏实。更令他嫉妒的是父王在昏迷状态仍惦记着奕昕，当他到病榻之前，父皇还问“奕昕来了没有？”

况且他与奕昕失和多年。他的养母静太妃在世，奕昕多次要求封其母为静太后，咸丰却一直没有答应，最终只是给了一个太妃的称号。于是兄弟二人关系不和。

静太妃在世之时，有一次病重，咸丰前去看望，静太妃突然对他说：“你怎么还不走，我什么都给你了，他生性多疑，你要小心防范。”这显然是对奕昕而说的。当太妃发现弄错人之后，转过身来背对着他，不再言语。回想起这些往事，咸丰感到兄弟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自从他将奕昕赶出军机处，两人都不愿见到对方。

如今奕昕提出来热河探望，他不禁警惕起来。他明白奕昕的才华在他之上。自打他离开京城，躲到避暑山庄，奕昕一直在北京收拾残局，京城秩序井然，这一切应归功于奕昕，倘若他离开北京，能保洋人不

再来吗？他很是顾虑。

想到这里，他觉心里发闷，伏在御座上咳嗽起来，待他抬起身，竟发现痰里有丝丝血迹，懿贵妃凑过身，也看见了血丝，不禁失色，连忙说道：“皇上龙体欠安，可要好好保重呀！”

“贵妃，不用担忧，我这病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咸丰靠着御座，无力地摆了摆手，黯然的神情里有几分不耐烦。

唉，想起自己的病体，咸丰更是忧心忡忡。自小他就体弱，当上皇帝之后，他贪恋女色，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有时上几级台阶，他都觉得气短。近年每逢祭祀大典，他都托病不去主持，望着那高高的祭台，那么多的台阶，他很为自己担心：只怕会脚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岂不有失龙威，让国人耻笑？因此，近年的祭祀大典他都托奕昕代劳。自从到了热河，他更觉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时他自己都能感觉到将不久于人世。

“如果有一天我撒手人世了，这宝座谁来坐呢？”他不止一次地这么问自己。大阿哥才五六岁，年富力强的弟弟奕昕才能出众，能保他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宝座？想起祖宗旧事，他心里更是不安。世祖顺治年幼即位，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不也虎视龙椅吗？谁能说，奕昕不会成为第二个多尔衮呢？

“热河探疾，哼，名为探疾，其实为打探朕的虚实，不能让他来！”咸丰打定主意。

他这么多的顾虑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兄弟相防，这对一国之君的形象有损害。然而明眼人也能看出这一点的。他发现坐在一旁的懿贵妃一直看着他，似乎在揣摩他的心事。

他此时有一种隐私被人偷视的恼怒。望了一眼跟前这位贵妃，他有一种莫名的防范之心。她不同于那些温顺恬静的嫔妃，这一点自她进宫第一天他就有感触。这是一名有心计的女人，几年前圆明园秉烛夜游的往事，懿贵妃清脆悦耳的笑声，这一切都随着英法联军的炮火化为乌有。如今坐在他身边的这位女人，让他生出一些隔膜。

他疏于政事，对批阅公文厌烦之后，他常常让懿贵妃代劳，才发现她是如此热衷政务，她并不满足只按他的意愿批文，有时还搬出一大堆理由推翻他的意志。他也不愿多关心奏折国事，于是很多时候便依了她。这是一个多事的女人，因此他并不放心。

“贵妃，恭亲王想来探疾，你看如何定夺？”他想知道眼前这位贵妃的想法。

“回皇上，臣妾以为恭亲王亲自来看望皇上您，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们兄弟离别数月，也该叙叙别离之情吧！臣妾实在不明白，皇上为何犹豫不定？更何

况，京城也平安无事，皇上何不……？”

“好了，好？你退下吧！”咸丰很是恼怒，竟然一再揭他的伤痛。他冲着懿贵妃厌烦地挥挥手，想呵斥她又觉得气力不足。刚说了这句话，咸丰又觉郁闷不已，于是俯下身子，趴在案上咳嗽不停。刚要退下的懿贵妃见此情景，搀住他，“皇上可要保重身体呀，为了大清国，您……”

“好了！”咸丰无力地冲她摆了下手。懿贵妃也就知趣地退下。

“保重身体！”咸丰心里念叨着，这四个字他几乎天天听到，皇后说，懿贵妃说，他已经无比厌烦再听到。“哼，这帮妇人。”刚刚从咳嗽中平静下来，他闭着双眼，靠在龙椅上微微喘息，忍不住愤怒地嘀咕着。

他想到群臣也老这么规劝他，“我做这皇帝还受这么多限制。”他有些愤愤不平。肃顺，想起他咸丰觉得舒畅了许多，到底还有一个令自己顺心的臣子。每次肃顺来见他，都觉得舒心，肃顺可不像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规劝他要“保重身体”之类。

“传肃顺觐见！”他也不想听听肃顺对恭亲王“探疾”一事的看法。

命令传到军机处，肃顺朝咸丰书房而来。他知道皇上已经数日不理政事，近来几天也没有召见朝中任

何大臣，军事都由军机处一帮人商订，偶尔大臣觐见，皇上也是毫不耐烦，无精打采听完大臣奏事之后，无论多么紧急的事情都不加理会。皇上疏于政事，不正给自己制造有利可乘的良机么？他很满意这一点。自打来热河，他与瑞华、载垣三人形成一股左右局势的力量。皇上几乎将大小事务都交付他们三人。

“不知皇上找我有何事。”他寻思道，不觉已到了书房门前。没待有人通报，他已径直入内。他这么见皇上已不是一次两次了，既然皇上对自己宠爱有加，朝中大事几乎都由他决定，他又何必客气呢。“其实皇上已不管事了，这不是由我专权吗？”他常常这么得意地想。

见了咸丰，他准备施礼。咸丰笑咪咪地说道：“爱卿不用施礼，请坐。”随即指着书案侧旁的椅子示意肃顺坐下。肃顺也不客气，坐了下来，亲昵地将头凑向咸丰，发现咸丰满脸的疲惫，便说道：“皇上要珍重身体，不要过于操劳，朝中大小事务臣愿代劳。”

咸丰一听更觉快慰，他舒适地靠着椅背，高兴地说：“有此等忠臣，朕觉得很宽心。今日朕找你来，有一事相商。”

咸丰将手中反复把玩的奕昕奏折递给肃顺，“爱卿，你有何看法？”肃顺接过奏本，读后又放在书案上。“奕昕要来热河！”他并不乐意。万一奕昕知

道皇上病到这种地步，他还不加紧争权？这样咸丰一旦死去，奕昕将是他专权的最大障碍。还有一个懿贵妃。不知这女人用什么妖术迷惑皇上，皇上居然让一介女流手握朱笔，参与政事。这女人在他独掌政权的路上也是一个碍脚石。在热河这片土地上，唯一能与他肃顺稍作对抗的势力正是来自这懿贵妃。每想起这女人，他就咬牙切齿，恨不能马上除掉她。

如今远在北京的奕昕也要掺和进来，本来将他搁置北京，正好牵制奕昕势力。奕昕想前来“探疾”，一定是他探听到了什么风声，这是冲着皇位而来的。肃顺立即警觉起来。一定要阻止奕昕来热河，他打定主意。

他寻思半晌，端详咸丰，发现今儿皇上神情严肃，全然不似平时的漫不经心。皇上一定早有打算。肃顺是何等精明的人。

“皇上，依您的看法是……？”

“朕今天召你来就是要听听你的看法。但说无妨。”咸丰微微一笑，充满期待地望着肃顺。

“臣以为，恭亲王与皇上是手足兄弟，他来探望是人之常情。”

“你也这么认为？”咸丰脸色一沉，语调里包含十二分的失望。

“臣并无此意。臣只是觉得奕亲王理应前来。至

于恭亲王此举，臣倒认为他是另有所图，皇上不可不防呀。”

肃顺的一席话正合咸丰心意，咸丰禁不住拍手赞道：“正合朕意，知我者莫过爱卿也。”

二人心照不宣。咸丰郁闷之气早已一扫而光。

二人接着讨论增修热河行宫的事情。直说得咸丰喜笑颜开。咸丰当即表态：“一切由爱卿代劳好了！”

皇上对自己信任有加，这样的日子真是太惬意了，如果有一天自己独掌政权，那将是如鱼得水。可是他面前还竖着两个政敌：奕昕和懿贵妃。奕昕已暂时受遏制，而这位懿贵妃却纹丝不动。

趁着皇上高兴，何不参她一本？

“皇上，您龙体欠安，批奏公文可有人代劳？”肃顺决定旁敲侧击。

“近日公文多由懿贵妃代劳。”

“哦。”肃顺显出吃惊的神情：“皇上可记得唐高宗病重，武则天代理政事，由此一步步独掌大权，以至自称皇帝这个掌故？”

咸丰不以为然，只是微微一笑：“爱卿多虑了，我早有打算。”

“皇上还是提防才好。”肃顺有些着急了：“皇上你可别小看懿贵妃。她不是叶赫那拉氏吗？想必布扬古对爱新觉罗氏的诅咒皇上不会忘记吧！”

咸丰一听这话不由警觉起来。他想起也是叶赫那拉氏的布扬古曾诅咒他的祖先，宣称爱新觉罗氏必将覆灭在叶赫那拉氏的手中。多少年来，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并未重视，这个诅咒对于强大的爱新觉罗氏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今天肃顺的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早已知道懿贵妃并不是一个甘于蛰居后宫的女子，她有强烈的权力欲，自她握起朱笔审批奏文之日起，她就将自己的意志多多少少地渗于朝政之中。

肃顺一见咸丰陷于沉思，他知道他的话起了作用。于是将身子凑过来，头伸到御座前，贴着咸丰的耳朵说：“皇上还记得前日懿贵妃划船一事？”

提起这事，咸丰还是惊魂未定。

热河行宫风景宜人，行宫依山而建，又有绿水相映，可谓山青水秀。咸丰避难热河，少了许多令人头痛的政事的纠缠，在这块世外桃源中他尽情玩乐，留连忘返。这段时间正是春光明媚的季节，热河行宫更是万木吐绿，百花争艳，春意盎然。前日，咸丰兴致不错，游意颇浓，于是下令春游泛舟，并传后宫妃嫔跟随游玩。

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湖边，只见湖水在春日照耀下波光鳞鳞，清风拂来，水波不兴。岸边垂柳如涤，咸丰无比畅快，一时兴起，下令道：“朕想乘一叶小

舟泛舟湖上，众爱卿可有会撑船的？”

话音刚落，懿贵妃款款走上前，应答道：“妾会，愿为皇上持篙。”

咸丰惊异地扬起眉毛，不相信地问道：“果真如此？”

懿贵妃微微一笑，上前一步，从容地回答：“皇上难道忘记妾父曾在安徽作官？因此在南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至于撑篙划舟自然熟悉。”

咸丰一听，抚掌大喜，懿贵妃更是高兴，好久没见皇上这么开怀了，她环视了侍立周围的众多嫔妃，发现了无数羡慕的目光，她很得意，总算有机会在皇上面前一展身手了。于是她快步跨上小船拿起船桨。咸丰一见她如此娴熟，也跟着上船，谁料还未站定，懿贵妃已将船桨放在水里，迫不及待地划动，咸丰站在船中左右摇摆，心里慌乱起来，一脚踩在船舷上，船身一侧，没等岸上随从伸手相救，他已“扑通”落水。

幸好太监们眼疾手快，很快将咸丰救起。咸丰已经像落汤鸡一般，狼狈不堪。于是春日泛舟不欢而散。

咸丰一想起这事就升起无名之火。今天肃顺这般神秘地揭示，联想起布扬古的诅咒，他顿时恍然大悟，“你是说懿贵妃心怀不轨。”

“恕臣直言，臣正是这么认为。前日之事，并不

是懿贵妃一时失手，恐怕是伺机已久，实在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臣以为她有篡逆之心。”

一席话说得咸丰目瞪口呆，半晌，才憋出一句话：“你说如何处置她？”

肃顺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臣有一计。懿贵妃之所以敢有不轨行为，无非是依仗她为大阿哥生母。皇上可以仿效汉武帝处置钩戈夫人的做法。汉武帝70岁时，钩戈夫人为武帝生子弗陵。武帝想立弗陵为太子，以承继大统，又想到自己年事已高，担心皇帝年少，钩戈夫人干预朝政。因此，他在立弗陵为太子之前，借故将钩戈夫人打入廷狱，并置她于死地。正如武帝所说的，一旦女主独掌朝政，就难免国家大乱。皇上，想想祖宗纵横驰骋，历经磨难才打下这江山，您也要为咱大清国万世基业着想呀。何不仿效之？”

咸丰早已怒不可遏，哪禁得起这番话的怂恿，他立即拿起御笔，朱笔一挥，写下一封诏书：“朕死，必杀懿贵妃以殉，毋使覆我宗。”

肃顺拍手叫好：“这真是明君之举！”

咸丰只觉一块石头落地，心病一除，自然畅快。两人又讨论对奕昕探疾的应付策略。肃顺当即保证：“皇上勿忧，这件事您不用亲自办，交代军机处办就可以了。我们自然会按您的意思修书一封。”

咸丰自然放心，于是肃顺高兴告退。

#### 4 联合皇后斗肃顺.

储秀宫内。懿贵妃凝窗出神。皇上已经有数日之久没有召见她，这真是反常的事。自从看到恭亲王要求热河探疾的奏折那天起，皇上也不传她代批公文，甚至昨日在后花园无意碰见皇上，他不但态度冷淡反而有厌恶神色。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情形呀。想到这儿，她有些心神不定。

“主子！”她一回头，发觉自己最宠爱的小太监安德海不知何时已站在身后。安德海一脸慌乱的神情，他惊觉地扫视了屋里的侍女，懿贵妃一见这等情形，马上下令其他人退下。“小安子，为什么这么慌张？”安德海伏过身子，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道：“主子，您要多加小心。刚才我碰到皇上跟前的太监小顺子，他跟我特别投机。他告诉我一件消息：皇上听信肃六的挑拨，说你有篡逆之心，还说泛舟一事就是证据。皇上已下了一道密诏，大意是，皇上驾崩之后立即将你殉葬！”

懿贵妃一听这消息，早已目瞪口呆，一时心慌意乱，不知所措。第一次她有种危机四伏的感觉。

“主子千万要小心行事。您得想个法子才好呀。”

安德海在一旁安慰道。

“想个法子。对！”懿贵妃渐渐平静下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一个鱼死网破，肃六！”她牙一咬，决心已定：“小安子，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留意肃六的举动，一旦有线索立即通报我。”

这么安排之后，她心里踏实了很多。她早知道肃顺仇恨她。她还是懿嫔时，肃顺就在皇上面前诋毁她，幸好皇上并不在意。如今肃顺竟要将她置于死地，避难热河以来，皇上几乎将大小事务都交给肃顺，皇上是如此信任他。如今肃顺一手遮天，朝中大臣都畏惧他，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反对他。只有她，一个后宫妃子敢在皇帝面前流露对肃顺的不满。于是今天便大祸临头。她感到势单力薄，有一种置身于孤岛的茫然无助感。仅凭她个人力量又怎能撼动肃顺这棵根深蒂固的大树呢？

“皇后！”想到皇后钮钴禄氏，她眼前一亮。皇后曾多次在她面前流露对肃顺一伙专权的不满。只是皇后对她心存芥蒂，自打她入宫以来，皇后对她就不太友好。然而，肃顺一事关系到皇后切身利益，皇后不可能不重视的。唯有和皇后联合对付肃顺，才能撼动这棵大树。她确信这一点。联合皇后，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现在，她只有等待了。

几天之后，安德海终于给她带来了一个令她欣喜

不已的消息——两件足以证明肃顺有叛逆之心的事。

其一是肃顺一次趁咸丰不在时，坐在宝座之上，洋洋自得地问左右的人：“你们看我像皇帝吗？”左右纷纷点头，肃顺更是得意忘形。

另一件事是几天前发生的。肃顺有一只和田羊脂玉杯，晶莹剔透，十分精巧，是肃顺的心爱之物，经常拿出把玩。几天前，肃顺手下的一个小内监在擦拭器皿时，失手将玉杯摔碎。事后小内监惶恐不安，一个老内监看他如此可怜，便教他一个应付方法。第二天，小内监便依法用日用胶将玉杯粘合，将送呈肃顺跟前时，小内监突然惊叫一声，玉杯随即掉在地上，摔成了玉片。小内监“扑通”跪倒在地，不等肃顺发怒，便大叫“饶命！小子刚才看见主子鼻孔有两道黄气，各有五六尺长，如同龙脉，因而小子觉得害怕，于是失手。请主子宽恕！”

肃顺一听，不禁喜笑颜开，重赏了小内监，并告诫他不要对外人说起。

这两件事足以将肃顺置于死地。懿贵妃得知后喜出望外。倘若把这件事告诉皇上，肃顺还不是死路一条。但她恐怕皇上不再信任自己，只好与皇后商定了。

见了皇后，两人寒暄了几句。懿贵妃问道：“皇后可知恭亲王探疾一事，皇上态度如何？”其实，她何尝不知道皇上的心意，在皇后面前提起这事，只不

过是为引起皇后对肃顺的不满而已。

“听说皇上回信，让恭亲王留在北京。这怎么会是皇上的决定的呢，还不是肃六指使军机处那帮人所为。”皇后果然愤懑不平。

“自打来热河，肃六就没把皇上，皇后放在眼里，实在是大逆不道，皇后，你可听说肃六有篡权之心？”懿贵妃不失时机地问道。

“哦？”皇后已是花容失色，急切地问道：“你听到什么动静？”

于是懿贵妃将安德海禀报给她的两件事详细地告诉给皇后。

两人又把肃顺痛骂一顿，皇后拉着懿贵妃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皇上病魔缠身，恐怕不久于人世。皇子年幼，你我姐妹应同心协力对付肃顺才好！”

懿贵妃一听皇后的话正中心怀，马上说道：“皇后所言极是。肃六一手遮天，我们若不同心对抗，以后就没有立锥之地了。”说到这儿，她又若有所思，“肃六一伙千方百计阻挡恭亲王见皇上，不正说明肃六对恭亲王怀有戒备之心，皇后，我们何不联合恭亲王共同对付肃六这奸逆？”

皇后点头称是，二人又讨论了如何与奕昕取得接触一事。

## 5 咸丰驾崩

这几天咸丰心绪颇不平静。前几日，皇后向他通报了肃顺有篡权之心。他疑惑不已：一名跟随自己多年，自己着力提拔的亲信之臣，居然是觊觎宝座的叛逆小人！他本来就病入膏肓，又加上忧心忡忡，终于卧床不起，在病重时候，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现在应该为身后事作些安排了：

肃顺、懿贵妃都有篡权嫌疑，两人又为敌对势力，何不留下懿贵妃，以牵制肃顺势力。

他想到皇后，皇后是那样温顺娴慧，可是一旦自己撒手归西，心慈单纯的皇后恐怕敌不过诡计多端的懿贵妃。该为皇后、年幼的皇子留一条退路才好。

于是他下令召见皇后。皇后匆匆来到咸丰寝宫，“难道皇上病危？”一路上她都在担虑。到了病榻之前，她仔细端祥皇上，发现他脸色蜡黄，骨瘦如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她鼻子一酸，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唰唰”直落。咸丰伸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手握着皇后的手，尽力挤出一丝微笑，安慰道：“皇后不必悲伤，我自知旦夕难保，只是放心不下你们孤儿寡母。”

皇后一听这话更是泪如雨下。咸丰喘息了一阵，接着说：“我死之后，你要提防懿贵妃。”

皇后一怔，不久前懿贵妃还表示与她同心对抗肃顺，难道……

“懿贵妃并不是善良之辈，你太软弱，我担心斗不过她。现在我赐你一封密诏，如果懿贵妃侍子骄纵，图谋不轨，你可以召集群臣，宣读密诏，将她处死。朕还将赐你一枚‘御赏’印章，你可以它行使权力。朕还将赐懿贵妃一枚‘同道堂’印章，你们二人要好生抚养大阿哥。”皇后哭得泪人儿似地告辞后，咸丰如释重负。他现在觉得宽心许多，接着他又颁布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及立载垣、瑞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为八辅臣的上谕。一切安排妥当了，咸丰觉得很满意，留下的破烂摊子丢给活着的人吧。1861年7月17日，咸丰终于撒手归西，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从此开幕了。

## 二、辛酉政变，一次垂帘

### 1 热河密谋

咸丰一死，热河变得热闹异常。肃顺权贵与后妃势力殊死相争，奕昕为首的宗亲派又插足入内。

咸丰死的当天，懿贵妃便到皇后寝宫商议道：“如今皇上驾崩，你我姐妹要对付肃顺一伙，首先必须有一个名份，日后才能借这个名份扶植幼帝，打击肃顺势力，你看怎样。”

皇后点头表示同意：“皇上驾崩，该幼帝即位。按祖宗规矩，你我姐妹应尊为太后才对。我们何不联合起来，向肃顺争得这个名份？”

懿贵妃连忙答道：“正合我意。”不由眉目舒展片刻之后，她又陷于沉思：“单凭我们势力还无法对付肃顺，应该联合恭亲王才好。只是他远在北京，消息不灵通。我们若明目张胆派人去北京，肃顺等人一定怀疑。这件事也该合计合计。”

两人又沉思片刻，突然懿贵妃拍手大叫，“我有一法子。”然后凑到皇后耳边耳语一番。两人不禁眉开眼笑。

第二天，懿贵妃和皇后便向肃顺提出她们两人封号要求。肃顺一怔，他没想到两人如此快就发难。然而这要求也在情理之中，他只得答应。于是两人被封为皇太后。皇后尊为慈安太后，由于住在东宫，称为东太后；懿贵妃尊为慈禧太后，住在西宫，称为西太后。这是肃顺无可奈何的一个妥协。

又过一天，肃顺忽然听人报：西太后赶走她一名贴身太监。他一惊，忙问原由。

原来这名被赶出宫的太监叫安德海，本是慈禧贴身太监。谁料这天慈禧去东太后宫中探望大阿哥，命安德海将大阿哥领来，安德海抱着大阿哥，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怀中的大阿哥也跌倒在地，脸上撞了一个大包，于是大阿哥又哭又闹。两宫太后闻讯，心疼不已，便迁怒安德海，将他重打二十大棒，赶出宫。

肃顺听完，不以为然，原来赶走了一名犯事的太监，不足为奇。

半月之后，一封奏折传到了军机处。这是恭亲王要求奔赴热河叩谒梓宫的折子。这分明是奕昕对八大臣的发难。肃顺立即警觉起来，将同伙召集起来商议。

“小六子行动竟如此之快，这么快就得到消息。我们7月17日还传旨，让他在京处理一切事务，他为什么还要来呢？”肃顺迫不及待地询问。

大家一片沉寂，只等肃顺再次发话，半晌，礼部

侍郎杜翰打破僵局：“奕昕在北京已对热河情况了如指掌，莫非他与两宫有联系？自皇帝驾崩，两宫就利用御赐印章逼我们对一切事务由着她们的性子干，这分明是两宫特别是西宫梦想揽权。虽然两宫与奕昕分别隔离在热河和北京，不便联系。但西宫的妹妹是醇郡王福晋，姐妹之间不可不联系，我们也无法干涉。两可能通过醇郡王与福晋取得联系的，一旦两宫与奕昕联合，局势将对我们不利。”

大家都觉得杜翰分析得不无道理。肃顺听后，吹胡子瞪眼睛地大叫：“哼，让他来好了，他一来岂不是自投罗网？一旦发现他有可疑点，我们将毫不留情！”说罢，他有点自得。

再说慈禧那边，也是一派紧张气氛。储秀宫内慈禧正款待醇郡王和醇郡王福晋。这位醇郡王是咸丰的弟弟，咸丰一死，弟弟必然前来奔丧，而他的福晋又是慈禧亲妹妹，这真是亲上加亲。

三人寒暄了一阵，慈禧马上切入正题，压低声音问道：“恭亲王那边有什么动静？”

醇郡王告诉她：“太后派的太监安德海已到京，恭亲王已了解到这边局势。他已发出奏折，要求来热河。恭亲王想同两位太后当面谈一些事情。我们临行之前，恭亲王还特地嘱咐我们：太后有什么紧急事情，可以通过军机章京曹毓英传递。”

“曹毓英？”慈禧知道他是一个才能出众的人，曾是肃顺手下得力干将。

“对，曹毓英。”醇郡王看出慈禧的疑虑，便又说道：“曹毓英虽是肃顺手下，但对肃顺一伙专权甚为不满。他倒倾向恭亲王，恭亲王很多消息是来源于他。曹毓英是一个可靠的内线，你可以多与他联系。”

灯光下，慈禧饱满的前额，挺拔的鼻梁，在墙上形成了一个曲线柔和的剪影。

几天之后，奕昕昼夜兼程赶到热河。热河行宫一片悲恸，放眼望去素缟飞扬，空气都弥漫着悲哀之气，可谁都清楚这里更多肃杀之气。

奕昕直奔咸丰梓灵而去，刚进正殿，望见梓宫，听见哀乐阵阵，只觉悲从心底起，马上伏倒在地，放声大哭。他忆起童年时两人亲密无间，那时兄弟关系多么真切呀。可咸丰即位后就疏远自己，甚至将他赶出军机处，如今遗诏还把他排除于襄赞大臣之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他实在觉得委屈，哭声越来越大，直震殿宇，殿中其他人也忍不住落泪。

左右人好不容易才把悲痛万状的奕昕拉出正殿，就听有人飞报：“八位襄赞大臣有请恭亲王。”

位高权重的八大臣相请，岂有不去之理？奕昕稍作整修便前往应邀。

一见肃顺等人，奕昕就抢先施礼，态度谦卑地说：

“奕昕我何德何能，竟烦诸大人来请，实在是悖礼节。宫事大清还望诸大人定夺才是。”

肃顺一听，好生得意，气焰更甚，暗想：原来奕昕是无能小辈，这等人又何以与自己对抗呢。本想奕昕一定是锋芒毕露之人，今日想必免不了针锋相对的争吵，如此看来，奕昕不足以患。肃顺放心了。

双方正寒暄时，有人来报，两太后请奕昕去后宫说话。

奕昕一听，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诸位大人，你们看……”

肃顺马上说：“两宫传旨，你就去吧。”

奕昕好生惊喜，正待告辞前往，杜翰却发话了：“古来叔嫂应互避嫌疑，更何况先帝驾崩，皇太后居丧，此时更不宜相见。恭亲王，你意下如何？”

奕昕一听，便无可奈何地留下。

一会儿功夫，两宫旨意又到，旨意特别说明慈禧想与奕昕作家常会晤，了解一下娘家情况。肃顺见此情景，便爽快地说：“老六，既然两宫一再传旨，你就去一趟吧。”

奕昕一听这话，自然喜出望外，他对着瑞华拱手道：“还请郑亲王陪同前往为好。”

瑞华一听这话，赶紧摆摆手：“你们是家人相见，自有一些家话要叙，我去了，恐怕不便。”

奕昕如释重负，放心前往。两皇太后一见奕昕来到，连日的委屈苦楚一并发泄出来。她们涕泪交加地痛斥了肃顺的欺蔽，对她们的压制。

奕昕一听便拍案而起：“肃顺一伙实在应千刀万剐。两位太后还要忍让才好。依我之见，久留热河无益，不如扶灵归京，再处置肃顺一伙。”

“回京？”慈禧惊异地望着奕昕。她们避难热河之后，英法联军直抵京城，烧了圆明园，尽管已经时隔一年之久，她仍惊魂未定：“难道洋人不会干涉吗？”

奕昕微微一笑：“太后放心，如有异议，拿我是问就行了。”

听了奕昕的话，两太后放心了。三人对回京事作了周密计划。

奕昕建议道：“若八大臣联合起来，便势不可挡，若‘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后果不堪设想。太后回京之际，应将他们分而治之，而且一定要带小皇帝随行。太后切记。”他停了停又说：“回京之后，一切事情便好办了，到时我们先发制人，削了他们官职，然后将他们捉拿，便大功告成。只是等待时机了。”

两太后听他这么一安排，觉得很合理。慈禧迫不及待地说：“望六爷早日回去，早作准备。”三人完成了谋划，都觉踏实许多。还在得意洋洋的肃顺哪知道三人竟在自己眼皮底下达成了君子协议，一场宫廷

政变拉开了序幕。

## 2 重回京师

连日以来，朝廷内外都在议论一封奏折。奏折中居然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废除世祖以来奉行的辅臣制。一时间奏折的撰写人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成为风云人物。

咸丰死后，八辅臣在朝廷内外呼风唤雨，他们没想到这封奏折居然威胁到他们辅政地位，更何况这有违大清祖制，他们当然坚决反对。两宫太后却十分高兴，这与她们同奕昕商订的计划一样，如果大臣们都能站在两宫一边，垂帘岂不有望，掰倒肃顺岂不有戏？

很快，两宫传出懿旨，让八大臣进宫商讨对奏折处理方案。

八大臣鱼贯而入，慈安心平气和地拿起奏折，问道：“董元醇的奏折，大家都看过，各位大臣有何看法？”

载垣抢先一步，嘴一撇，很不屑地说：“董元醇这等小臣，目光短狭，居然想出“垂帘听政”一说，这是哪一朝的规矩？我没听说过！这件事还有什么好说的？驳斥便罢了！”

他激动异常，挥舞着双手，两宫一见这等情景，

大惊失色，互相对视了良久，慈禧怒不可遏地说：“你们都属军机大臣，大堂之上，居然指手画脚，简直目中无君，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连皇上的话，你们也敢不听吗？”

肃顺见这位年轻的太后居然对他发脾气了，他更是恼羞成怒，两眼一瞪，小皇帝吓得连忙将头伏在慈安怀里，只听肃顺大声说：“太后若听信谗言，臣等不能遵命！”

慈禧气得两脸青紫，她伸着发颤的右手，指着肃顺等人，抖着声音说：“你，你……”半晌却说不出一句话。

肃顺气焰更盛，一边挥手跺脚，一边咆哮着：“董元醇这等乱臣扰乱祖制，臣等拒死不依，辅臣制绝不可废！”

年仅五岁的小皇帝哪禁得起这种恐吓，不由放声大哭起来。两太后见此情景便无可奈何收场了。

转眼间咸丰已死两个月，灵棺一直停留在热河。9月份的一天，两宫传出懿旨让肃顺等人进见，有要事相商。

这阵子肃顺可谓春风得意，虽然不时有几个不足轻重的小官要求“垂帘听政”，这还不是“拿鸡蛋碰石头”，谁能敌他呀，连两宫太后不也在这件事上让步了吗？

他满不在乎地来到两宫面前。慈安劈头问道：“皇上驾崩已有两月之久，后事急待办理。皇帝登基行大礼，这些事务都应在北京完成。如今国事繁重，‘国不可一日无君’呀，望辅臣早作回京安排。”

肃顺眼珠一转，说道：“太后所言有理，只是皇上年幼，恐不胜重任，难孚众望。”

慈禧听了这话，只觉怒火中烧，她提高音量，声色俱厉地说：“辅臣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皇上年幼就连大礼也不行了吗？辅臣放心好了，出了什么问题没你的事。还盼你早作回京准备。”

肃顺只觉理亏词穷，担心再推托会引起众怒，只好答应近日回京。

9月22日，热河行宫一片忙乱，各宫都在打点行李准备回京。回京车马已准备好了，慈安、慈禧携同小皇帝与八辅臣中的载垣、瑞华先行，肃顺等人护咸丰梓宫随后。热闹了近一年的热河终于在一片喧嚣躁动后恢复了旧日的死寂。

终于回到了阔别一载的紫禁城，慈禧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滋味，那是酸甜苦辣的混杂。望着红墙琉璃瓦的殿宇，踏着宽阔平坦的甬道，慈禧体会到好久没有的安定感。

奕昕等人已作好了接驾工作。望着前来接驾的文武百官，两太后肚子里的辛酸一古脑地倾泻出来。她

们垂泪向百官倾诉在热河受压制的日日夜夜，历数了肃顺等人的种种罪行。大臣们无不义愤填膺。大学士周祖培上前一步问道：“这种奸逆，为什么不重重治罪？”

这话正合慈禧的心意，只是自己不便主动提出，她扬起眉毛，故作惊疑地问：“肃顺一伙为先皇遗诏所定的赞襄政务大臣，能直接治罪吗？”

周祖培不愧为龙阁大学士，当即胸有成竹地说：“皇太后可以先降旨，解除肃顺等人职务，然后借机治罪。”

两太后听后大喜，马上传旨宣告肃顺等人种种罪行，并解除他们的职务。同时一张捉拿肃顺等人的大网也撒开了。

### 3 扫除肃顺

北京正紧锣密鼓地布置捉拿肃顺等人的行动时，肃顺却正在去往北京的路上慢慢悠悠地走，对北京局势浑然不知。护送咸丰灵柩任务艰巨，肃顺因而小心翼翼，一路上走走停停，耽误了好些时候。然而，他并没有后顾之忧，有载垣、瑞华随行两宫，量两宫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他很放心。再加上沿途官吏精心款待，他觉得很惬意。

10月2日夜，肃顺一行来到密云。刚安顿好住所，一伙卫兵便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捆绑了肃顺。没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带到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昕跟前。两亲王一见肃顺便笑咪咪地问道：“辅臣别来无恙？我们二人已恭候你两日了！”

肃顺一听便暴跳如雷，大声叫道：“我乃先皇亲定的赞襄政务大臣，没有皇上的诏书，你们竟敢对我不恭！”

睿亲王正色地说：“你已于3日前被解除官职。我这儿有逮捕你的诏书。”说着便从容地拿出诏书，念道：“肃顺听旨：现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昕将肃顺一行捉拿押解回京，交付宗人府听候议罪，钦此。”

肃顺仍不服，叫道：“这是谁的懿旨。”

睿亲王收好诏书，说道：“这是两宫太后按皇上的意思发的诏书，你还有什么话说。”

肃顺一听暗暗叫苦，两宫行动如此神速，本以为有瑞华、载垣两人牵制两宫，一切都很妥当。谁料...他长叹一气，垂头丧气地问：“瑞华、载垣二人呢？”

睿亲王哈哈大笑：“他们二人正在宗人府恭候你呢！”

原来早一天，瑞华、载垣已被捉拿。

肃顺此时只能暗自叫苦不迭，今朝落到这两女人手中，大概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他想自己是咸丰亲定的辅臣，两宫不会轻易动他的，这只是他挣扎的唯一法宝了。

慈禧等人听说肃顺等人已被抓，拍手大叫好。余下的问题便是给他们定罪了，然而辅臣是不能轻易治罪，这需要大臣们出谋献策。于是两宫又召集大臣商议。

朝廷之上，慈禧又提起肃顺等人罪行，不觉又是涕泪交加。正伤心时，坐在她前面，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突然转过头，对慈禧说道：“母后不要悲伤，肃顺等人如此可恶，杀了他就行了。”一席话语惊满朝，连两太后也暗暗称奇，众人都夸小皇帝为少有的明君，

慈禧大喜，她擦干眼泪说：“肃顺等人为顾命大

臣，杀了他岂不违背祖制？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无名则行不通。要杀肃顺没有充足理由是万万不行的。”

文武大臣纷纷献计，恭亲王奕訢提出：“反正肃顺死罪难脱的。何不定他一条罪，就说肃顺一伙假传谕旨，本来皇上临终之前并未定辅臣之说，而肃顺一伙为争夺权力，不惜假造赞襄政务大臣的名实。仅此一条，足以将他们置于死地！”

文武百官都点头称妙，两宫相视一笑：处死肃顺就这么轻而易举。

几天之后，一份份弹劾肃顺等人的奏折云集在两宫案前。奏折中都称肃顺等人矫诏，死罪难逃。

两太后果见时机已成熟，便下令通告全国处死肃顺。

接着又令载垣、瑞华自尽，并将其他王臣治罪，八大辅臣的家属亲眷有的流放，有的被关进大牢。

就这样，权倾一时的肃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治死罪。

10月6日，两宫太后传旨处死肃顺。

囚车吱呀吱呀地驶向菜市口刑场。肃顺衣衫褴褛地站在囚车之中，他乱发披散着，仿佛一个疯子。只有隐藏在乱发中的双眼喷射着仇恨的火焰。他昂着头，两眼望着苍天，两旁围观人的欢呼声、痛骂声仿佛与他无关，他只是神情木然，任凭囚车一路颠簸。

今天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该处死的不应是自己。他实在弄不明白，半月前他还对两太后指手划脚，小皇帝对他畏畏缩缩的，转眼之间权力的天平居然发生了倾斜。他从一端跌到了另一端，世界翻天覆地了！如今他居然就成为阶下囚，而且将走上黄泉路。他至死也不明白那封称自己矫诏的上谕是怎么回事。那些春风得意的日子都成了过眼云烟。

“肃顺也有今日呀！”旁观的人们欢呼雀跃，有人将泥土砖块抛向囚车，转眼间肃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鲜血顺着发际、额头流下，他也只是木然。临死之前，他已经对叶赫那拉氏这女人恨得咬牙切齿。

储秀宫中，慈禧悠然自得。她正在一张铺开的宣纸上挥毫作画，画中幽兰长叶舒展，有着迎风起舞的飘逸。兰花是她喜爱的一种花，她此刻的心情也如画中的兰花一样舒展，肃顺等人被处死是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听到的最令她畅快的消息。经过了这场惊心动魄被后人称为辛酉政变的宫廷政变之后，她感到铺在她面前的是一条金色的路。

有一首题为《咸丰之死》的诗揭示了这次政变的结果：

北狩经年蹀路长，  
鼎湖弓剑黯漆；

两宫夜半披封事，  
玉玺亲铃同道堂。

## 4 一次垂帘

辛酉政变的结果并不能等同垂帘听政可以实施。两太后都知道这一点。北京，两宫并没有什么势力，而奕昕则是北京的实权人物，要垂帘听政顺利实施，首先必须取得奕昕的支持，两太后深知这一点。

很快奕昕被加封为议政王，负责军机处一切事务，接着皇室内一些大事交由奕昕负责裁决，后来又使奕昕掌握宫廷内的用人和财政大权。

奕昕官运亨通自然感激涕零。10月底，在奕昕的主持下，垂帘听政纳入议事日程。

11月1日，养心殿装饰一新。在冬阳的照耀下，绿色的琉璃瓦泛着光泽。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对慈禧来说更为不寻常。

两宫太后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养心殿前，慈禧迅速步出轿子，袅娜多姿的身影立在大殿之前，她凝视殿内的三个宝座：居中稍前是皇帝的宝座，稍后有两宝座居左右两边，前面各挂一珠帘。她知道其中一个是自己的。她有些迫不及待地要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她昂着头，阔步走进大殿，坐在属于自己的宝座之上。

垂帘听政的大典在一片喜庆的鼓乐声中拉开了序幕，文武百官开始了朝贺。一班、二班、三班……长长的队伍，一批又一批的人们，那是百官在分班次到御座前行三跪九叩礼。

慈禧透过珠帘目睹着这一切。这一切的荣誉与喜悦竟来得如此之快，仿佛不够真切。不久前还面临沦落到任人宰割的悲惨之境，现在竟坐上了宝座。她想起童年往事，随父宦游的日子，曾漂泊长江数日，日夜听着江水东流的声音，在江风的吹拂中度过了数日不眠之夜，那时一家人的命运未卜，又何曾想到自己有一天坐在宝座之上，接受百官的朝贺呢？

同治的开始，也是慈禧掌握政权的初始。身在帘后的慈禧并不是一个摆设。同治初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转战了中国半壁江山，与清朝分庭对抗。同治面临的仍是一个多事之秋。只是此时太平天国已经走向末路。

垂帘听政的首要事便是商讨剿灭太平天国的策略。

这天两太后又召集群臣商讨。奕昕走出行列，说道：“太后，我们何不请洋人助剿？”这一语惊得朝中大臣半晌没人吭声。慈禧惊异地问：“难道你忘了洋人对我们的坚船利炮，难道忘了先帝在世时，洋人逼得我们逃离北京的旧事？我看洋人并非善辈，更别说帮我们了，你快别这么打算。”

奕昕微微一笑：“太后此言差矣。正是因为洋人有坚船利炮才能对抗那帮匪徒。如今洋人对我大清国甚为友好，太后不用多虑。依我之见，我大清国之所以国力衰弱就是缺乏洋人的军事装备和西人之技。要‘自强’、‘求富’，就要学习、依赖洋人。曾国藩在安庆开办的军械所就是依靠洋人帮助所建。太后大可放心。”

慈禧一听这话，不由宽心许多：“既然亲王如此说，这件事就由你全力负责好了。”

奕昕领命而去，1862年初便正式制订“借师助剿”方案。

两年之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终于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同治之初的清朝，在相对平静中发展了几年。

## 5 打击奕昕势力

太平天国被剿灭了，慈禧、慈安从忧虑中解脱出来过着平静恬适的生活。慈安生性淑静，倒也无事。慈禧却耐不住寂寞。紫禁城中，虽然可以尽情享受，却毕竟是宫墙重重。热河等宫有钟灵神秀之风貌，留在那里的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却无法忘却。慈禧想找一个能让她留连忘返的地方。

她想起圆明园那个号称“万园之园”的宫殿。那里曾留下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福海荡舟的闲情逸趣是那般惬意，昨日的欢声笑语又在她耳边回荡。管弦丝竹的悦耳，绮罗彩衫的轻盈，这些都永存在她的记忆中。一切都是昨日黄花。英法联军点燃的熊熊大火已经将它化为一片废墟，那些美好的记忆也蒙上了厚厚的烟灰。

“我已经掌握大权了，何不重建昨天辉煌呢？”她为这个想法而高兴。当即就命令内监请奕昕进宫商议。

出乎意料，奕昕得知建议后，立即呈现出冷峻的神情。他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慢悠悠地说：“太后，这件事万万不可做。”

慈禧一听，脸色立即阴沉下来，她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为什么行不通？”

奕昕一见慈禧满脸的不愉快，他上前一步，慢条斯理地说道：“太后休怒，听我慢慢说明原因。其一，圆明园工程浩大，乃康乾盛世时修建，耗费银两不计其数，若要恢复昔日的光彩，国力何以承受得起？其二，我朝自道光帝开始衰落，又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国力衰竭，如今元气大伤，又何以有那么的物力人力去恢复一个园林呢？如果太后执意要重修，以大清朝今日的国力绝不可能建造一座辉煌的园林，即便建成也是不够宏伟的，我想太后，您贵为一国之母又怎能屈尊住在那种地方呢？如今国力刚刚恢复，洋人先进之技我们无法很快学会，一旦我们固步不前，恐怕国境又将告急。我劝太后还是把这笔钱放在学习西技之上。大清国要重振国威，只有学习西人之技。太后应明鉴才好！”

奕昕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些话，倒也入情入理，慈禧虽然怒气未消，却又觉得自己理屈词穷，无法辩驳，于是无可奈何作罢。

奕昕走后，慈禧兴趣全无，她越想越气：这奕昕，自辛酉政变之后，她极力提拔他，使他成为仅次于两太后的第三号实权人物。他却毫无感恩之心，时时做一些与她意志背道而驰的事来。她对奕昕也早有戒备

之心，即使在热河密谋的合作之中。北京是奕昕的势力，她深知这一点。军机大臣、六部九卿都惟奕昕马首是瞻，要打击奕昕谈何容易。想到奕昕对她掌权的种种威胁，她决定给他一个颜色瞧瞧，她要寻找机会对奕昕进行限制。

终于有人向奕昕开炮了。他是一个叫蔡寿祺的官员，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任置日讲官。他上奏折弹劾奕昕，指斥奕昕有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行。

慈禧一见奏折，大喜过望，马上和慈安商讨。慈安不大管政事，于是一切由慈禧一手操办。慈禧很是自得，她决定先单独召见奕昕。一见奕昕，她得意地高举奏折：“议政王，有人弹劾你了！”

奕昕匆匆进宫，本以为慈禧有要事相商，一听这话，他不以为然，瞪着眼睛说道：“谁敢弹劾我？”

慈禧也不气恼，微微一笑，把蔡寿祺的奏折扔给奕昕，“亲王，你就自己看吧！”

奕昕匆匆翻过，一看弹劾人是蔡寿祺，当即说：“蔡寿祺不是什么好人，只会干一些投机钻营的事而已，这等小人留他无益，待我回去拿他革职查办便是！”

慈禧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她杏眼圆瞪，声音里含着威严：“这是什么话！”

奕昕一见这种情形，只觉得十分尴尬，他犹豫了

半天，一言未发。

慈禧见奕昕气焰已熄，便传令道：“传旨，令大学士周祖培，史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等进见！”

传旨之后，她对呆立一旁的奕昕说道：“亲王还有何事，没事就请回大殿待命吧。”奕昕垂头丧气地退出了。

一会儿功夫，大臣们都到齐了，慈禧拿出蔡寿祺的奏折向群臣说明了主要内容，尔后痛心疾首地说道：“奕昕身为朝廷重臣，居然植党擅权，有负朝廷厚望，理应治罪。诸大臣有什么看法？”

群臣一听要处置奕昕，这下朝廷上像炸开了锅一般，有的面面相觑，有的窃窃私语。慈禧一见这等情景，就知道群臣在犹豫，便鼓励道：“诸位大臣都是先帝一手提拔的重臣，应该想想先帝，为年幼的皇帝着想，不要害怕议政王，有什么顾虑，大家直言相告便是。”

朝臣安静下来，却相顾不语。慈禧一看着急了，气恼地说道：“你们这帮人就那么惧怕奕昕？大家都不言语，我请你们来有什么用呢？”

这时大学士周祖培站出来，说：“太后，此事非同小可，没有真凭实据，臣等也没法开口讲话。太后不用焦虑，容臣等详细察问，待有眉目即禀告太后。”

大臣们纷纷附和。慈禧见状，只好作罢。只是命令他们尽快查明。

且说蔡寿祺的确是钻营之徒。他作值日讲官时，与内廷人员密切接触中得知慈禧与奕昕矛盾尖锐，善于投机的他，便想到利用双方矛盾成就自己升官进爵之梦。于是他将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写进奏折，作为弹劾奕昕的证据。

很快，事情弄清了。蔡寿祺当即官降两级，不久被勒令革职回乡，只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

慈禧得知后，十分失望。好容易逮住了一个机会，岂能让它眼睁睁地溜走？

慈禧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借机打击奕昕。不久她发出诏书，革去奕昕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

这个旨意如同惊雷炸开。群臣纷纷反对，英法使节传出话，倘若罢免奕昕，他们的军舰将驶进塘沽，直逼北京。

这真是众怒难犯。慈禧一见这等情景只好妥协，仍保留奕昕在军机处的职务。尽管如此，奕昕从此便一蹶不振了。

### 三、扫除政敌，二次垂帘

#### 1 母子相仇

1869年6月，长江出现了一只精美的大龙船。绘有太阳和三足鸟的龙旗高高地在船头飘动，船身上各色旗帜迎风飘扬，远远地就听到龙船上传来的丝竹管弦声。当船离岸近些时，人们便能看到船头上立着一个身穿龙袍的人。这艘船沿长江一路行驶，途中船只纷纷让道。沿岸百姓哪里见过这等气势，咂舌惊叹之余又都迷惑不已：当年的乾隆爷下江南也不过如此，莫非又是皇帝亲巡，可皇帝分明还小，一定是朝中重臣吧。沿途所经州县的官员只知是钦差来临，纷纷竭其所能将当地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准备接待。

然而，当船靠了岸，来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大为疑惑，所谓的钦差大臣竟是一个小太监——慈禧的心腹安德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安德海是奉慈禧之命南下采办龙衣的。采办龙衣的任务业已完成，安德海身着龙服，望着这些热烈接迎他的官员，心中不禁得意万分。自打他在慈禧身边作事，倍得赏识，这回又把这项重任交付于他，

长江一行，他是好生威风。本该早日归京，可他一想，这么大的气势，如此难得，何不乘此机会绕道到山东老家，来个衣锦归乡？！

于是龙船便驶往山东。

当船驶至山东泰安，安德海老远便望见一群人跪迎岸边，心中不禁有些激动，“我安德海也有今日。”一抹得意的笑容浮上了他胖胖的圆脸，当他带着这抹笑意踱上岸时，扫视着眼前的人群，扬着脸，准备接受他们的拜见。忽然，一群士兵冲出人群，团团将他同随从围住，随即一条大绳将他绑住，拉到一个官员模样的人面前。

安德海哪曾料到这样局面，顿时恼羞成怒，朝那官员破口骂起来：“好大狗胆，竟敢拿我堂堂钦差。”那官员两眼一瞪：“我乃山东巡抚丁葆楨。你就是安德海？你身为内监，竟敢着龙衣、打龙旗，谎称‘钦差大臣’出来招摇，如此嚣张，怕是死罪难逃了。”

安德海一惊，随即又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冷笑着说：“我是奉圣母西太后之命前往江南采办龙衣，何罪之有？你们谁敢动我？”

丁葆楨微微一笑：“安德海，我这里有慈安太后、皇帝的圣谕，命我前来捉拿你，我在此恭候多时了，你，还有话说吗？”

安德海一听这话，腿脚一软，顿觉两眼发黑，他

感到末日的来临。太监出宫采办龙衣是违背祖制的，但是慈禧太后能够给他撑腰，他当然无所顾虑，一路上这般招摇，却忘了皇上和慈安太后要拿他、杀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他更忘了慈禧也有由不得自己的时候。

北京。慈禧得知安德海被抓甚至已被定了死罪，一时间大惊失色，慈安和同治居然联手将他宠爱的人置于死地，这不是给自己下马威吗？她准备为小安子开脱罪责，也为自己挽回面子。却不料众怒难犯，朝野中无人不反对，面对这个局面，她无可奈何地屈服了。

安德海的死使慈禧对慈安太后产生了戒备之心，连同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她也感到不满。同治一天天长大，已不再是一个只知玩耍的孩童了，处死安德海，不正是他下的旨意吗？小皇帝长大成人了，她这个幕后听政者也应撤帘了，一时间她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涌在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1873年，同治已满18岁，这是他择后成亲登基的一年。

众多的秀女中经过一再的选择终于挑出了两名作为皇后的候选人。一名是侍郎凤秀之女，另一名是大学士崇绮之女。凤秀之女风姿绰约，容貌在崇绮女之上，然而她举止轻佻，慈禧则一眼看中了她。崇绮女端庄娴静，知书达理，慈安和同治对她极为满意。

一场争论自然避免不了。

慈禧极力劝说同治：“凤秀之女貌美聪颖，选她作后岂不正好？”

同治低着头一言不发，只等慈安说话：“妹妹，皇后以德服天下，崇绮之女有才有德又端庄懂礼，不正是社稷之福吗？”

同治也连忙说：“儿臣也这么想，就立崇绮之女为后，凤秀之女为慧妃吧。”

慈禧一听立时满脸不悦，同治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她的意思，分明是将她这位亲生母亲不放在眼里，她恼怒而又无可奈何，只有气乎乎地对同治说：“皇后年纪轻轻不懂事理，不要让她影响国政大事。慧妃聪明伶俐，你要多加眷遇！”

同治一向惧怕慈禧，唯唯诺诺地答应了。

转眼同治登基之日到了。大清早，慈禧坐在桌前，脸色阴郁。一个小宫女走上前来，摘下她头上的饰物，将头发披散开来，然后拿起一把玉梳轻轻梳理，动作细致而又小心，像微风拂柳一般。她梳理完毕将梳子放回桌上的漆红木盒内，慈禧瞥了一眼木盒，突然双目一瞪，指着梳子上的一根断发：“小贱人，你伺候的好！”说罢一掌劈过去，小宫女来不及捂打痛的脸，那只玉梳又紧接着飞到她的脸上，她痛得跌倒在地。

“来人，给我拉下去，重棒二十。”泪流满面的小宫

女被拖了下去。慈禧仍然怒气未消。几日来她一直坐卧不安——同治的登基，意味着她从此只是后宫的一位皇太后而已了。归政于同治，使她深深地失落了，这失落的感觉犹如清水中的一滴颜料渐渐地扩散开来，直到浸入她的全身。这一日的到来，使她淤积在心中的失落骤然间化为心头的一股无名火，灼烧着她的每根神经，让她怒不可遏。

皇帝登基之初，自然是兢兢业业，国家政事不敢稍有疏误。慈禧也移居养心殿后殿的西耳房平安室“颐养天年”。然而每逢国家要事，都不忘派密探刺探同治的举动，一旦同治处理的意见与她相左，她总要将同治召去训斥一番，责令同治按她的意思办事。性格倔犟的同治哪里肯依，于是免不了一番争执。慈禧便把皇后叫来，希望通过她来软化同治。皇后虽然柔顺，在她面前唯唯诺诺，但内心聪颖的她与同治的想法总是一致，她哪里会规劝同治。两人耳鬓厮磨之际，皇后便将慈禧对她所讲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同治，同治自此更是我行我素，凡事不让慈禧插手。

这天，慈禧又将皇后叫到她的寝宫，训了一通话后让她回去。皇后却直接朝同治所住的朝清宫而去，见到同治，便将慈禧告诫她的话如实说与同治。不想，慈禧早已偷偷尾随其后，进了皇帝寝宫养心殿，遏令左右不得声张，随后脱了鞋赤脚走到同治寝室门外。

门内两人的对话，全部落入她的耳中。她听得怒火中烧，一把推开门，照直走了进去，抓住皇后的头发，大骂：“你这狐媚子，竟敢蛊惑皇上，看我不打死你！”皇后被揪得直掉眼泪，一旁的同治急忙将慈禧拉开，慈禧又转身指着同治，大声呵斥：“作为一国之君，听这狐媚子在耳边胡言乱语，都是你纵惯了她，以后休要宠幸于她，你可记紧了！”说罢扬长而去。

夫妻二人相对无语，呆坐了半晌，同治虽对慈禧不满，但又惧怕慈禧，思来想去，索性搬到乾清宫过了近一年的独居生活。

宫中的清规戒律，慈禧的种种压制，使同治倍感压抑。他本来生性贪玩，怎么能受得了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于是他把兴趣移到宫外，经常潜出皇宫，流连于青楼戏园之中，在红粉绿裾中寻找快乐，一日又一日，便逐渐把国事忘得一干二净，慈禧藉此便理所当然的接理政务。

## 2 同治驾崩

正当同治忘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时，东南沿海却风云突起。东瀛一艘渔船经过台湾属岛琉球时被大风刮翻，船上渔民全部遇难，早已对台湾有窥探之心的日本，立即藉此机会制造风波，发起挑衅，以琉球居民打死日本渔民为由，出兵台湾。

慈禧听说日本发兵台湾，立时慌了神。她对英法俄等国的厉害早有体会，如今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咄咄逼人，会不会也同西洋人一般厉害，她心里吃不准。于是下旨对日宣称琉球并非中国属岛，渔民遇事与清廷无关。本以为这么一来就会平安无事。谁料日本哪肯罢休，不依不饶马上占领台湾。

朝廷中早已乱作一团，有的极力主张议和，有的主张坚决抵抗，两派争论不休，各不相让。慈禧自然支持议和，从前和洋人签订了一些和约，虽然免不了割点地赔些款，但总算换来个朝廷平安无事。于是她派李鸿章前往议和。李鸿章不负议和派的期望，很快完成任务，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中国赔银30万两，割让琉球，日军则退出台湾。慈禧得知后，一颗心着了地，自觉得计。

沉溺于青楼花巷中的同治哪里知道这些，倒是有一件使他担忧的，便是他终日纵情于声色使他的身体一天天衰败下来，终于有一天垮下来染病不起。他明白自己无望康复，想到这一生受制于慈禧，自己又无后嗣，倘若死后，又是幼主即位，慈禧又会故伎重施，岂不大权旁落。想到这一点，他心里如重石压住，不能舒展。一日，他召师傅李鸿藻进见，将自己欲“长君即位”的意思说与李鸿藻得知，命其拟令孚郡王奕訢之子贝勒载澍为继承者的遗诏。李鸿藻拟好诏书捧到同治面前，同治看罢后交与李鸿藻叫他好好保管只等自己一死即可拿出宣示与众臣。李鸿藻带着诏书叩辞而去，同治望着他的背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时间觉得轻松了许多。

可他哪里想到李鸿藻一出乾清宫便直奔慈禧寝宫，将墨迹才干的诏书呈与慈禧。慈禧看过诏书，哪里容忍！一把将它撕碎，咬着牙说道：“他一辈子跟他亲额娘要作对到底，我看我到死也不能指望他孝顺我了。”一口恶气憋在心里，恼怒之余连李鸿藻也赶出宫去，这个谄媚的小人哪里会料到这个结局，灰溜溜地离开了养心殿。

只可怜同治一番苦心孤诣竟随片片碎纸化为乌有。

慈禧此时对他业已怒不可遏，她下令断了同治医膳。不久，同治驾崩。

### 3 扶植光绪

同治一死，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慈禧自是对此绞尽了脑汁。她深知按照清朝祖制，皇帝若无后嗣，那么皇帝晚辈中血缘最近者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如果按照这个规矩的话，恭亲王奕昕的孙子最有资格继承。然而，她一想到奕昕，不由得便皱起眉头。这是一个有着极强的权力欲的人，从热河的合作到她垂帘听政时的长期接触中她是早有领受，虽然奕昕也领教过她的厉害，已有所收敛，可是这些到底不能说明他奕昕绝没有野心。一旦他的孙子继承大任，能保他不使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伎俩？想来想去，奕昕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了。

这一日，慈禧召集众位王公大臣商议立皇嗣之事，也是一场好戏的开幕。

慈禧斜倚着龙座，显出悲伤的神情。她望着众位大臣，慢悠悠地说道：“皇帝已升天，又未留下子嗣，自古国不可一日无君，故今日召众位来此，共同商议立嗣之事。”说罢，她扫视着众人，做出一副顾全大局的样子。

恭亲王奕昕拱拱手说道：“太后，我看这事可以

缓一缓，皇后已有孕在身，若生男自是承大统者，生女则另作计议。不知太后意下如何？”

群臣也纷纷附和，点头称是。

慈禧眉头微皱：“恭亲王此言差矣，国事重大，岂能耽搁？群龙不可无首，国不可无君，我看这事还得及早决定。诸卿可推荐一名合适的人选。”

一时间大臣们议论纷纷，却始终无一确定答案。只有奕昕紧锁双眉，不时擦擦眼角，满面悲伤地站着，一言不发。

慈禧待众人议论声息，直直地望着奕昕，微微扬起下巴，对他说道：“恭亲王，你有何看法？”

奕昕抬头望望慈禧，竟仍然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着眼睛，接着便啜泣起来，口里念叨着：“可怜的皇上！”随即啜泣声变成了嚎啕大哭，直哭得不能自己，全身哆嗦，最后竟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

慈禧眼中露出一丝欢喜，她命人将奕昕抬出殿去，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恭亲王悲伤过度，无法表态，这样吧，我向大家推荐一个人。”说到这里，她停下来望着众臣。

大殿上一片静寂。各位大臣面面相觑，只等慈禧下文。慈禧坐正了身子，大声说道：“醇亲王奕昕之子载淳！”

这句话犹如一粒石子投入湖中，议论声立时像水面的波纹一圈圈地漾开来。谁也没有预料到慈禧推荐的竟是奕昕的儿子。他们认为继承大统者，当奕昕后嗣莫属，如今却……

正当众大臣议论不绝之际，奕昕却把持不住，“砰”的一声栽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一时大殿上有些纷乱，接着奕昕也被人抬出了殿外。

慈禧等大家安静下来，叹了口气，掏出手巾擦擦眼睛，很哀伤地说道：“同治是我的亲生儿子，年纪轻轻便离开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这些日子又总梦见他，心里正欢喜，鸡一叫，才知道是个梦，我……”说着便哽咽起来，群臣中也有跟着伤心的，偷偷抹起了眼泪。

“我总想他要是还坐在宝座上多好呀，也省得我同众卿在这里为这事操心，载淳是先帝之弟载昕之子，也是我亲妹妹的儿子，这样一来，亲上加亲，最是合适不过，况且，载淳也像我那苦命的儿，我整日看着，心里也多少安慰些。”

说到这里，她伏在宝座上啜泣起来。群臣见此情景，都颇觉感动，纷纷安慰慈禧，也都表示支持她的决定。就这样，载淳被定为了皇位继承人。

消息传到醇亲王府上，一家人喜忧参半，心里不知如何滋味。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的亲妹妹，她同载

昕夫妇两个，在众多亲王中，是相处得最融洽的，夫妻两人相敬相依，都是生性恬淡的人，所以无风无浪地生活了十来年。长子载淳的出生给这平静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四岁的载淳天资聪颖，虽然顽皮但也好读诗书，夫妻两个自是喜不自胜，将他捧为掌上明珠，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他，指望他有朝一日能成大器，听到载淳将要入宫继承皇位的消息，夫妻俩心中涌起一股骨肉别离的痛楚和对儿子未来的忧虑。每日里望着孩子那稚气的小脸，听着他格格的笑声，总不免要叹几口气。

一天深夜，熟睡中的小载淳被人摇醒了，他睁开惺忪的睡眼，嘟着小嘴正要生气，却看见一群陌生的人站在床边，一人麻利地为他穿上一件小龙袍，接着把他抱进一顶轿子。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害怕地抱紧了奶妈。奶妈轻声地抚慰着他，两个人一起被抬进了宫中。尔后，他被抱进了一座大殿，那大殿好高好高，从来没有见过，他瞪着双眼惊奇而又惧怕地望着眼前的一切，那么多人站在大殿的两旁，静悄悄地一句话也不说，忽然他看见了载昕，便使劲地挣脱抱着他的人，“阿玛，阿玛”的大叫着跑向自己的父亲。

奕昕拘谨地张开手接住跑来的爱子，若是在以前，他准会一把抱起儿子，疼爱地拍着他。而眼下，他只有轻轻地抱起小载淳，将他放在宝座上，轻声说了几

句安慰的话，便远远地站回去了。

午夜的钟声敲响，群臣开始列队跪拜，载淳幼小的心里，不懂得这是在享受人间最高等的礼节，惊异地瞪着他们，看见这么一队老头子在他面前跪下，口中念念有辞，为首的竟是他父亲，他迷惑地蜷缩在龙椅里，睁大了眼睛……，一队又一队的人走马观灯似的不停地行跪拜礼，而载淳，却由最初的惊讶变得渐渐乏味起来，到后来索性依着椅背睡着了。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贵为一国之君，甚至在他童稚的思维里，还没有“皇帝”这个概念，他的梦境中出现的仍然是家中的后花园和在金鱼池边嬉戏的情景，毕竟他才是一个四岁的玩童。

载淳继承皇位，朝中大臣有不服的，却都震慑于慈禧雌威，不敢有丝毫流露。而同治皇后却大为不满。刚正不阿的皇后迷惑不解地询问身边的人，皇上立的是载澍，怎么太后反而立了载淳呢？

慈禧得知后，那还了得，她冲进皇后寝宫，揪住皇后，大骂道：“你这狐媚子，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你真该千刀万剐，你还在这儿胡说八道，你看我怎么处置你！”说着抡手就是两巴掌，皇后被打得直掉眼泪。

慈禧气吁吁地回到自己寝宫，半晌，她还怒气未消。

她计上心头，下令召来皇后之父崇绮。

崇绮急急忙忙跑进宫中，他不知道慈禧为何在这种时候召见他。

慈禧见他进来，满脸沉痛状地说：“唉，你真养了一个娴慧的女儿呀！自我儿驾崩后，皇后痛不欲生，成天不吃不喝，总吵吵要寻死觅活。我们轮番规劝都无济于事。看到她成日以泪洗面，日益憔悴的样子，我们打心眼里心痛，可是又毫无办法。看这样子，只有你去劝劝她了。”

崇绮一听，只觉五脏俱焚，太后的话意思很明白，这不是要把女儿逼死吗？

虽然他明白慈禧的意思，却也万般无奈，只好回一声：“臣知道怎么做了。”

慈禧满意地点点头，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知道就好！”

于是崇绮索性劝女儿从殉。就这样，咸丰百日时，皇后也被迫殉夫了。

1875年2月，慈禧二次垂帘的喜悦还未褪尽北疆又告急，俄国发兵中国伊犁，侵犯新疆南路。消息传到朝廷，慈禧火急火燎地将大臣召集起来商讨计策。

李鸿章首先站了出来：“太后，俄罗斯人侵犯新疆，无非是要些土地。同治年间，我们与他们签了个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只割让了地，俄人马上就撤了兵。我们干脆让出伊犁，否则俄国人像英法两国一时不满，大军南下，直逼京城，那就麻烦了。我看还是以议和为好！”

慈禧微微点了一下头，正待说话。忽然听见有人大叫一声：“议和万万不可！”

说话间，一人走上前来，慈禧定睛一看，原来是两江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对慈禧拱一拱手，然后奏道：“新疆南路乃是富饶之川，我边疆之民在那里休养生息，其乐融融。可恶俄罗斯早已觊觎这片宝地。我们断不能拱手相让。何况‘寸土寸金’，以前说‘普天之下，率莫王土’，近年来，洋人一再进犯我领土，东则海防西则疆防，万不可疏。近年来，我大清国土一割再割，难道我大清万世基业，这祖宗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拱手送人吗？只要太后主战，臣愿充当先卒，誓死保卫边疆！”

左宗棠一席话说得慷慨激昂，很多大臣都深受感染，纷纷站出来表示赞同。

慈禧沉思半晌，仍拿不定主意。这么多年，她早已被洋人吓破了胆，抵抗俄国，会不会是“拿鸡蛋碰石头”？若议和，大清国土一割再割，只怕自己遭万世人唾骂，她犹豫不决。她一手支在宝座上，闭着一

宿未合的双眼，抬起另一只手朝群臣挥挥，表示退朝，她回到寝宫，躺在床上，昨日听到俄国人出兵伊犁的消息，她便一宿未眠，她想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刚闭上眼，忽听见有人传报：“两江总督左宗棠求见！”她想左宗棠那一番激昂的陈辞，自己也曾感动。左宗棠一定是为抗俄一事而来。她决定召见，却见一个小太监神情慌张地跑进来报道：“太后，据说左大人在城外停了一具棺材！”

慈禧大惊失色，整顿容妆，快步出了寝宫，只见左宗棠双膝跪在宫门前。时值二月，正是隆冬时节，左宗棠跪着的石铺地上冷若坚冰，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来，他已面色青紫。

慈禧大惊：“提督大人，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快快起来！”

左宗棠头也不抬，说道：“太后若不答应抗俄之事，臣将长跪不起。”

慈禧急忙命人扶起左宗棠，谁料他仍一动不动，俯首说：“太后不发兵，臣不起。我死心已定，城外的一具棺材将是我的归宿。”

慈禧见状，只好应允：“提督大人忠心可鉴，若朝中大臣都像你这样，大清国一定会重振国威，明日我就发兵新疆。”

左宗棠赶紧叩谢道：“臣愿前往，不收伊犁，誓

不回京！”

第二天，左宗棠一面修筑防御工程，一面训练士兵。2年之后恢复新疆南路四城。胜利的消息传到京城，朝中大臣无不拱手相贺，慈禧也一扫愁云。俄军大败，主动提出议和。于是慈禧派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伊犁事宜。1880年，两国签订《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伊犁。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与外国签订的诸多条约中较平等的一个。西北外患平息后，大清国仍是浩浩乾坤，歌舞升平，朝廷一片赞誉之中，慈禧更是欢欣喜悦。

#### 4 毒死慈安

正当紫禁城显出一派太平之气时，一个消息如惊雷从后宫传出：东宫太后慈安暴病身亡。群臣不禁哗然，本来是慈禧卧病已有半年，而并没听说慈安有什么病。这半年来，慈安独自处理朝政，一直勤勤勉勉，谁料会……

朝中大臣李鸿藻更是不信。他疑惑不解地向人诉说：“今早我被召进宫时，慈安太后神色安祥和蔼一如往日，而且声音洪亮，未见有什么异常，只是两颊微红罢了，怎会暴亡呢？”

大臣们心怀疑惑，要求叩见慈安遗容。却有话传来，慈安寝宫不便开放，慈禧太后有请群臣。

诸大臣进入慈禧寝宫，却见慈禧倚在床头，一块方巾搭在头上，眼角微红，神情黯然。见大臣们进来，她取下方巾捂着鼻子，带着哭腔说：“姐姐一直有病在身，今日身亡，实在是天意不测。我们姐妹自辅佐幼帝以来，一直情同手足，今日去世，我已心痛欲碎。姐姐在朝中声望颇高，还望众大臣节哀，早日办完丧事，与我共辅幼帝。”

群臣见此情景也不便多问，只是安慰几句便告退。

不久，慈禧拨出银两为慈安举行一个草草的葬礼，陵墓定在定陵东晋祥峪。

群臣虽有猜疑，却多慑于慈禧淫威，谁也不敢提出质疑。

原来，慈安之死绝非偶然，这其中原因说来话长。

慈禧自进宫就引起慈安不满，两人心存芥蒂。坤宁宫一事后，两人更是矛盾重重。只是在热河，为了共同的利益，两人联合起来反对肃顺一伙。两人垂帘听政时期倒也相安无事。慈安生性娴静，也不大关心政事，于是慈禧大包大揽。有时慈安也有不满。慈禧放纵太监安德海，她便出手干预，联合同治合力除掉安德海；同治选后之事，她又与慈禧态度相反。慈禧由此心怀戒备，只等有一天除掉慈安，以便自己畅通无阻地独揽大权。只是仍有疑虑：她听说咸丰临终前给慈安留下一条密诏，她虽不知具体内容，但依稀听说与自己有关，于是不敢贸然动手。

一天，慈安生了点小病。慈禧命人备肉汤送去。慈安喝了后，只觉鲜美异常，意犹未尽，于是问送汤的小太监：“这是什么肉熬成的？”

小太监支支吾吾没有回答出所以然来。慈安顿生疑惑，再三追问，小太监才告诉她：“这是西太后用自己的臂肉熬成的汤。”

慈安一听大为惊异，立即奔往慈禧寝宫。

只见慈禧侧卧床上，一只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上面还有斑斑的血迹。

见到这种情景，慈安感动得直掉眼泪。她坐在床头，拉着慈禧的手，说道：

“妹妹对我一片赤诚，你我姐妹一场不枉，妹妹的情义，我今生难报呀。”

两人一起回忆在热河共斗肃顺，患难与共的日子。

两人越说越激动，眼泪“扑扑”直掉。慈安忽然想起什么，她叫来贴身宫女，小声地吩咐了几句。尔后，对慈禧说：“先帝临终前给我留下一份遗诏，授权我一旦发现妹妹有不轨行径，即将处死。唉，但愿皇上在天之灵有知，你我情同姐妹，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无比欣慰的。今天我将遗诏取来当面烧掉，从此不复存在。”

慈禧听了这话心“砰砰”直跳，只觉脸发烧，自己存在这么大的危险居然浑然不知。她又兴奋不已——如今再也没什么顾虑了！

宫女取来密诏，慈安将它拿到烛下点燃。密诏化为灰蝶片片飞舞，慈禧的心也跟着翩翩起舞。

于是慈禧便更是放心大胆，不把慈安放在眼里，凡事也不与慈安商量，事已至此，慈安只有追悔不已。

慈安临死前三天有事来到慈禧寝宫。慈禧命人端上一盘精美的糕点让慈安品尝，慈安素喜欢吃零食，

她吃了之后，只觉美味无比，醇香诱人。不禁问道：“这不是宫中食物吧？”

慈禧答道：“这是我妹妹送来的家常糕点，宫里是吃不到的。姐姐若还想要，下次一定多送。”慈安自是欢喜。

第二天，慈禧便派人送来糕点，慈安吃后只觉有些不适，但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她也不在意，谁料第三天就命丧黄泉。

可怜慈安一生温顺娴静，却终脱不过慈禧的暗算。

慈安太前一死，慈禧便独揽大权。起初几年倒也没什么大事。

## 5 乱中取乐

到了1884年，日本占领琉球岛，将其改为冲绳县，慈禧才从宫廷勾心斗角的夺权中回过神，猛然想起琉球原来是大清国土，于是派人前去交涉，谁料日本方面毫不理会，慈禧只好作罢，丢了一个小小的琉球也无足轻重。

谁料此事刚刚姑息，南邻越南又来清廷告急请援兵，结果酿成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起自越南，这是很有渊源的。

早在咸丰年间，越南王阮光缵被当时的广南王阮福映杀害，阮福映上台后仍认中国为宗主国，向清廷入贡并接受清廷封赏。阮福映当时依赖法国传教士帮助，借了一些法国兵士，才灭掉阮光缵。阮福映事先与法国签订和约，一旦阮福映上台执政，将割让化南岛给法国作为酬谢，而且通商自由。后来，越南人纷纷抵制这个条约并杀害了几个法国传教士因而没有履行。法国当局闻讯大为恼火，于是派军舰到越南沿海，马上攻下顺化府沿岸炮台，乘胜闯入越南境内，夺取南方要地西贡，接着嘉定、边和、定祥三州陷落越军溃不成军。没奈何，越南国王只得割地议和，于是两

国相安无事。

谁料同治初年，法国又发兵挑衅，越南又覆前履，再订和约，又割掉永隆、安江河仙诸州。如此一来，越南南边都被法军占据。法国得寸进尺，得尺进丈，不到几年，又借口越南虐待法国传教士，要求越南同意两件事，其一是要求越南王公信奉天主教，其二要求越南北面的红河通航。越方正犹豫不决，两国还没有定约时，法国便派兵驻河内海防等处。

法军在越南耀武扬威，不想越南有一个打抱不平的中国汉子，姓刘名永福，本来是广西上思州人，太平天国的余党。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带领数百士兵逃到越南。他的手下个个强悍善战，他们打着黑旗，被称黑旗军。刘永福生性豪爽，眼见法军在越南胡作非为，便帮越南王抗法。

法军统帅安邲勾结越匪黄崇英企图占据全越。法军屯兵河内，刘永福带领他的黑旗军从小路绕道，出其不意攻破法营，将安邲杀死。越王闻讯又喜又怕。他为挫败法军而欣喜，却又害怕法国再次出兵，于是又和法国签订和约。按和约规定，越南答应了为独立国，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以及河内通商、红河通航等条件。

和约签订之后，越南王发布公告命令刘永福罢兵，并封他为三宣副都督，管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

至此，越南暂时平静。

唯独越匪黄崇英经常出没于中越南边境，觊觎南宁，不时偷袭中国边境居民。两广总督刘长佑便亲自率领军队巡边，连破黄崇英党羽，黄崇英狼狈而逃，清军紧跟其后直到河阳，一鼓擒拿黄崇英，并将他的妻子一律骈诛。刘长佑凯旋而归，只留千余人驻守边防。光绪五年，越南边境又有一伙土匪，违法作歹，杀害无辜百姓。越南王无计可施，只得求助清廷。于是刘长佑再次出兵越南，为他平乱。刘长佑率提督冯子材从龙州出发，旗开得胜，没几天，乱党便无影无踪。

谁料此事竟引起法国不满，他们责问越南王不遵守条约，本已承认越南为独立国，脱离与中国的宗属关系，却又请清军代平定乱事。越南王不予理会。法国一见这等情景，不由恼羞成怒，便派遣法将李威利进军河内。黑旗军又展雄威，一阵厮杀，将法军击败，并杀毙李威利。于是法军海陆两路并进，大肆入越，攻陷河内，占领南边的河阳。只有山西一带，同为刘永福的黑旗军扼守，法军一时不能攻入。于是法海军转而攻打顺化府，顺化府原是越南都城，谁料守城官兵一听法军降临，早已魂飞魄散，哪里还有心思作战，便保护越南王阮福映仓皇而逃。

于是法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顺化，又逼迫越南议

和，要求将越南降为保护国，并割让东京给法国。阮福映早已被法军吓破胆，马上全部应允。

慈禧得知越南竟成为法国保护国，不由大惊，朝廷也一阵哗然。于是派驻法公使曾纪泽与法人交涉，表示不承认法越条约，暗中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不久曾纪泽发回电报，说法国谋划占领越南北部边境，并准备通商云南，太后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慈禧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共商此事。

这五名大臣，除李鸿章都主张对法作战，主战言论慷慨激昂，驻法公使曾纪泽甚至主张对法采取强硬态度。一见主战言论甚嚣尘上，慈禧便应允对法作战。

首先是调动西南疆臣，原山西巡抚曾国荃复起，为两广总督；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李鸿章仍驻扎天津，督率各营。

刚刚部署完毕，谁料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立即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建议中国应当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与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永庆，统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领兵到朝鲜平乱。

一时间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清廷上下一片忙乱。当时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暗中支持刘

永福牵制法军。这么一来，清军可进可退，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困难，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宝海见机行事，亲自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商议边界和通商事宜。

李鸿章一向主张通商，所以很快就跟宝海达成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部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慈禧毫无异议。法国方面态度却颇为暧昧。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政局发生了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裴礼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推翻成议，并将宝海撤任。派孤拔率领军舰直驶马尾。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箭拔弩张了。

法军陆路直攻越南，马上遭到刘永福的黑旗军出奇不意的打击，法军士气大跌。清军乘胜追击，直杀得法军溃不成军。消息传到巴黎，法国政局动荡不安，不久茹裴礼内阁倒台。新上任的内阁立即向清廷发出求和信息。慈禧自然喜不自禁，马上派李鸿章作为议和大使前去商议。没料，李鸿章和法人讨价还价之后，签订了一个《中法条约》，居然同意允许法国人在云南通商。如此一来，中国西南大门从此敞开，胜国反被败国降。

再说马尾战船云集，悬挂着三色旗的法舰共八艘，甲板上不分昼夜，都有全副武装的兵士戒备。中法两国军舰都虎视眈眈监视对方。这样相持数日之久，法舰竟毫无动静，中国军士也松懈下来。

5月底的一天下午，站在甲板上的清军正倚栏闲眺，仿佛根本未想到战火燃眉。

突然间，法国的一艘小铁甲舰开炮，轰然一声，众炮齐发，首先打沉了“飞云”号。硝烟弥漫之中，清舰扬武号又被水雷艇击沉。顷刻之间，马尾清舰全沉海底。沿岸其他各处炮台，几乎被法国兵舰扫荡无余。守台官兵，望风而逃。

两月之后，孤拔又一次攻击基隆。

局面凶险，和战两难，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当政的王公大臣一时惊慌失措。

再说慈禧此时正忙着庆寿：今年是慈禧五十整寿。四十岁本拟重修圆明园，终因恭亲王奕訢阻挠而作罢，因而四十整寿，过得非常不痛快，这一次要好好弥补。尽管马江大败，台湾吃紧，内务府却正在轰轰烈烈地大办盛典，计划重修颐和园。王公大臣也都认为这是皇帝亲政以前，慈禧最后一个整寿，为了崇功报德，稍作铺张，也不为过，因而没人敢上大煞风景的折子奏谏时势艰难，宜从简约。

在李莲英承慈禧旨意而加厉的指示之下，宫里预

备唱二十天的戏，这正是慈禧的个人享乐。

此时军机处正为兴办海军、添置军舰的资金来源而愁眉不展。

慈禧万寿的前五天，宫中分两处唱戏庆寿，一处是宁寿宫，一处是长春宫，在长春宫临时搭建戏台，每天唱到晚上八九点钟方散。

散戏以后，李莲英一人陪侍。照例的，这是慈禧听新闻的时候，作为她主要耳目的李莲英，自有四处八方搜集来的秘闻奇事。

说着说着，李莲英长叹一口气：“奴才实在不平。朝廷处处省，处处筹划粮饷，打个胜仗，老佛爷还掏私钱犒赏。可是外头的那些人，何尝想到这钱来之不易？朝廷费多少苦心？就说马尾一战吧，辛辛苦苦办个船政局，造了十几条船，半天工夫叫洋人轰光。几百万银子扔在汪洋大海里，奴才实在心疼。”

“唉，”慈禧叹了一口气，“还是你们明白！”

“奴才还有句话。”李莲英做出乍着胆子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说？”

“什么话？有话直说就是。”慈禧眼睛瞪大了一圈，有些着急地说。

“奴才想呀，钱扔到墨水河里，还要响一响。可几百万银子造兵轮，影也没见，就都没了。也不知道那些船是什么船？值不值那些钱？”李莲英停了停，

瞄了慈禧一眼，接着说：“有得他们胡花，还不如老佛爷来花！”

慈禧一怔，当即沉下脸呵斥：“你怎么想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莲英素善窥颜色，一见慈禧发怒，他连忙跪下，却很平静，显得问心无愧地说：“说来说去，还是奴才替老佛爷打抱不平。先帝驾崩那会儿岂只半壁江山不保？简直就要玩完了！若不是老佛爷镇得住，哪有今天？”

慈禧一听这话，怒容顿消，她用温和的声音说道：“继续说下去。”

李莲英微微一笑，“如今咱们再修一座园子，看洋人能动得它分毫不？看大家还敢非议不？老佛爷辛苦了这么多年，如今又教导成一位皇上。照历朝祖宗的规矩，皇上该修园子，奉养老佛爷。”

慈禧一听大为感动，她沉默了许久，眼里闪着点点泪花。

她摇摇头：“不行！要办海军。一条铁甲船就是一两百万银子，算起来，还不要上千万，哪里还有闲钱修这园子？”

“办海军是国家大事，也不见得要那么多钱。”李莲英安慰道：“只要七爷跟李中堂手紧一点儿，无论如何可以省出一座园子的！”

一句话说得慈禧恍然大悟，满心欢喜。原来可以一面办海军，一面修园子，一切工料费用，都开在海军经费之中。上次修颐和园，惹起众多非议，都因为大张旗鼓，闹得举国皆知的缘故。如果当时不是像今天商议办事，这园子早已暗地修成。生米煮成熟饭，难道还有人敢将新修的园子拆掉不成？

这么想着，豁然开朗。眼前立刻浮起一幅雕栏玉砌，飞阁流丹，朝晖夕阳，气象万千的风景。多少年来的梦想，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实现！她的脸上神采飞扬。

“皇上快大婚了！”她突如其来地换了话题，“接下来就是亲政。这两件大事，外头有什么议论？你留意打听打听！”

“喳！奴才早已留意了！”李莲英说：“如今老佛爷一个人拿主意，事情一定办得顺顺溜溜的。”

“一个人拿主意！”慈禧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心里有着无可言喻的快慰，同时也有着无可言喻的感慨与雄心。

“对！”她眯着眼心里默想：“就我一个人拿主意。趁这会儿皇帝还未亲政，大权在握时，要为自己好好打算。”

## 四、无可奈何归政

### 1 筹建颐和园

光绪11年(1885)中法战争结束，福建海军损失惨重。然而就在这一年，慈禧颐养天年的颐和园也在筹建之中。这真是“南国海事国人哀，军资反充修园费。太后休颐自享乐，修得仙阙竞蓬莱。”

这年5月9日，欲雨未雨，是一个郁热得令人压抑的日子，然而慈禧的心情，却如响晴的天一般明朗。

这天李鸿章传来电报：法军统帅病死台湾，法军准备在这一天退出基隆。看完电报，慈禧长舒一口气。

她传来醇亲王奕訢。一见奕訢进来，便说：“中法纠纷，总算是了结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咱们得要从头开始，切切实实办几件事。”说完，她扬了扬手中的奏折，问道：“李鸿章的奏折，你看过了吗？”

“是，臣已看过。”奕訢答道：“李鸿章准备在天津创立武备学堂，挑选各营强健士兵，并且聘请德国人为教师。依臣看，这是大兴海军的基础，望太后准奏。”

“批，当然要批！”慈禧果断地说：“我今天请

你来，就是要和你商量，如何大兴海军，经费、人力如何筹划。”

“臣已跟李鸿章谈过几回。人才自然要培植，准备派遣一批人去国外学习船舶技术呢。至于经费，需要各省督抚奉公。”

慈禧点点头，突然话题一转：“皇上今年十五岁了。”

奕昕微微一怔，他不明白慈禧为何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他一向谨慎，自己既为载淳生父，也不便自作聪明去揣测，便只是木然地应了一声：“是。”

“亲政也快了。我总得将祖宗留下的基业，治理得好好儿交给皇帝，才算对得起列祖列宗。”

“太后如此勤勉，天下臣民，无不感激。只是，皇上年纪尚轻，典学未成；还赖太后教诲，亲政一事，现在言之过早。”

“垂帘到底不是长久之计呀。我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为我自己打算一下。我不能落个坏名声，让别人说皇上到了亲政年龄，我还把持朝政。古人说‘急流勇退’，如今外事渐平，我也见好就收为妙。”

“太后圣明！眼前和局虽定，海防不可松弛。这还要赖太后圣德，切实整顿。亲政之说，臣不敢奉诏”说完，奕昕取下宝石顶、三眼花翎的凉帽，放在地上，鸡啄米般地叩着响头。

见奕昕这番表现，慈禧打心眼里觉得满意，她却不动声色，反而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叹了口气，说：“你起来！我知道大家饶不过我，我顶多不过再苦三两年罢了。归政之后，总该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吧。”

这话早有人提过，说慈禧想修万寿山下昆明湖畔的清漪园。他赶紧接口：“臣等已计划好了，只要经费宽裕，将颐和园修一修作为太后颐养天年之处。”

慈禧不由眉飞色舞：“我正是这个意思。我看修园的上谕和兴海军的上谕一起发了，这钱就一起筹集，让天下人有个数。”

半个月之后，李鸿章自天津进京，他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刚刚安顿下来，御前侍卫传下旨意：皇太后召见。

李鸿章随侍卫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这是慈禧办公之地。一进门，只觉朝阳满室，和煦如春。慈禧穿一件洋红缎子的旗袍，外罩玄缎小坎肩；两把儿头簪一朵硕大无比的绢花，丰容盛颜，望上去大有徐娘半老之风韵。李鸿章觉得她比去年反而年轻了。

照例一番寒暄，两人便切入正题。两人商讨了皇帝归政、筹备海军、修建颐和园之事，李鸿章态度和奕昕完全一样，慈禧很是满意，将李鸿章大为赞叹一番。

两人说得投机，不知不觉眼见一上午就要过去了，

慈禧有点疲倦了，她问道：“你此次远道进京，还有什么要报的吗？”说话时态度仍和蔼可亲。

李鸿章知道慈禧在下逐客令，但他还惦记着此行目的——与慈禧商讨修铁路之事。一见慈禧和颜悦色地问自己，便趁机奏道：“去年对法作战，并非我朝兵力不足，只是因为腹地招募之勇，一时派不到边省御敌，致使自误戎机。若当时有铁路运输，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哪容法军猖狂？”

慈禧一听修铁路，便皱起眉头。

她还记得同治四年，一个英国商人为了兜生意，特地在寅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行火车。小火车一路“呜嘟嘟，轰隆隆”喷火而行。当时百姓们从未见过这个长长的、漆黑的怪物，纷纷围观。谁料这怪物居然发出这等怪声，且喷着黑烟，大家作鸟兽散开。慈禧闻报，大为惊骇，于是勒令拆毁。

光绪二年英商怡和洋行又造成一条从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搭客载货，生意相当不错。不久，发生火车撞死行人的惨案，舆论哗然，总理衙门不得不与英商交涉，花了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买回这条铁路。后来将铁轨、火车全部拆毁，用轮船载送到高雄港外，沉入汪洋大海。

慈禧一想到这些事便不悦，她对李鸿章说道：“都说修铁路破风水，这件事可得好好核计。”

李鸿章听到这个答复有些气沮，但话已出口，不能不争，他想起一个绝好的例子，“同治元年，臣蒙太后天恩，封为江苏巡抚。当时从安庆带淮兵九千，坐英轮到上海。臣记得是三月初由安庆上船，第四天便到了上海。如果没有轮船，间关千里，何日能到？再说去年和法开战，福建、云南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倘若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有什么局面。人都说：‘沧海桑田，哪有千年不变的陵谷？’太后你认为呢？”

一席话说得慈禧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居多。铁路能办最好！以后只要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你直管办就是了。”

奏对到此，李鸿章心满意足地告退。

且说李鸿章所提的这条铁路就是唐胥铁路。从唐山至胥各庄，不过十八里。然而建成之后，慈禧下令不准用机车，只准用驴马拖拉，因而洋人管它叫“马车铁道”，视其为“世界交通奇观”，也成为中国一大笑话。

## 2 规划颐和园

这天是十月十八，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慈禧在李莲英等人的陪同下，坐轿出西直门，向北直往海淀，经畅春园遗址往西不久，就到万寿山麓，昆明湖畔的清漪园。

清漪园和圆明园一样，都毁于咸丰时英法联军的浩劫之中，只是殿基未毁，石基宛然，重修之后改名“颐和园”。

慈禧一行下了轿，一面歇脚饮茶，一面听内务府造办官员雷廷昌讲解。

雷廷昌展开一张图，指点着：“清漪园一共三部分……”

这三个部分，第一是东宫门内的勤政殿和殿西、殿后的寝宫，文武大臣、左右侍从的直宿办事之处；第二是大报恩延寿寺，万寿山上的九层大塔，位于全园正中；第三是万寿山后东面一处低洼之地，三面山坡，围一泓碧水，在苍松翠竹中，掩映着高低参差的金碧楼台，游廊小桥，别有情致。这便是一个附属小园：惠山园。

慈禧一听并无新奇有趣之处，与寻常富室园林无

异，不由一沉脸，问道：“就这些？”

雷廷昌抖开一幅长卷，宛若工笔彩绘的“汉宫春晓图”，慈禧眼前一亮，图中湖边似乎缀着一条锦带，直通宫殿的两头，合二为一，格局顿时不同了。

“佛爷，请看！沿湖修一条千步廊，这头连着您的寝客，那头通到佛阁下的大殿，两个分开的地方，不就连起来了吗？”

这个长廊的妙处无穷。缩兮两处只是其一。而长廊本身便是一景，造得蜿蜒曲折，每隔数十步，布置一座歇脚的亭子，或通往临湖的轩榭，将来玉辇所止，随处闲眺，朝晖夕荫中的湖光山色，直扑襟袖，万寿山、昆明湖便仿佛如自家庭园中的假山鱼池一般。

再从湖面北望，本来空岩宕地，只能遥观山色；有了这条长廊，便觉得翠栏红亭隐约于碧树之间，平添无数情趣。遇到庆典，长廊悬起万盏纱灯，璀璨夺目，迭迭累丸般自东而西，入夜远眺，蔚为奇观。于是，有了这条长廊，园中布局，通盘皆活。

慈禧见此，欣喜万分，下令重修工程立即开始。于是筹备海军的经费便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人间仙境。

### 3 德龄初进宫

修园之事已安排妥当，慈禧一直是喜气洋洋。这天她在宫中闲着无事，忽然想起近年屡遭洋人的欺侮；从前奕听见她便大谈洋务；如今李鸿章见她便提修铁路之事。似乎外面的什么事都跟“洋”字沾边。唯有自己久居京城只知宫中之事，洋人的事只是听得只鳞片爪。如果有人专门教授自己这方面知识就好了，她突发奇想。

正巧，这时一位驻法参赞回京。这位参赞膝下有两女，长女德龄，次女龙龄，随父游历西欧，精通汉、满、法、英、日五门语言。慈禧听后大为赞叹，便命人带入宫中。

德龄、龙龄在母亲的带领之下，应诏前来。德龄已记不清穿过了几道宫门，终于来到一大殿中。殿内四周摆满了珍奇的古玩，有镶金嵌宝的自鸣钟，有千姿百态的珊瑚树，还有流光溢彩的景泰蓝，德龄只觉眼花缭乱。正流连之际，有人高呼：“圣母皇太后驾到！”

只见数名宫女簇拥着一名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而来。远远看去，那妇女仿佛神仙般人物：穿着大红缎

旗袍，旗袍绣着争奇斗艳的各色牡丹。外罩一披肩，德龄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披肩：千万颗晶莹剔透的珍珠连缀成披肩，每颗珍珠都一般大小，随着贵妇婀娜的步态移动，珍珠像海浪般涌起。德龄看得发了呆。却听见母亲小声说了声“快跪下。”

德龄赶紧跪倒，头伏在地上。半晌，听见一个心平气和的声音：“起来吧。”

德龄抬头时，慈禧已端坐堂中，正和颜悦色地看着自己。只是目光中流露几分惊异。突然，又听她问：

“你们穿的是什么怪服？”

原来，德龄、龙龄久居国外，一直穿着洋服。今天德龄穿了一件粉红色洋装，腰间束了根带子，与宫中人打扮全异。慈禧自然没见过。

德龄回答道：“这是巴黎洋装。”

慈禧一笑：“果然不同。我朝服装腰身宽大，无论胖瘦，身体缺陷都能遮掩。洋装也有独到之妙，婀娜多姿，只是限于苗条之人穿。况且洋装不宜配珠宝，我素爱配戴珠宝，因而不喜欢洋装。不过，你们以后仍洋装进宫，我喜欢你们这样子。”

两女孩倒不拘束，慈禧很是喜欢，临行时对德龄母亲说：“这两个女孩知书懂礼，长得粉妆玉琢，我很喜欢。让德龄留在我的身边吧。”

慈禧的话当然无人敢违背。德龄便留下了。

第二天，慈禧梳妆完了，将德龄叫到跟前，吩咐：“今后你替我掌管珠宝首饰吧。”尔后指着桌上四个首饰盒说：“这些我都不用，你拿下去吧。”

德龄分门别类地将首饰放回珠宝库，回到慈禧跟前回命。慈禧很高兴赞赏道：“我还没吩咐，你就放进珠宝库，很好。以后也这样做吧。”她停了一下，又说：“今天俄国公爵夫人来拜见，听说你会数国语言，你可会俄语？”

德龄摇摇头，答道不会。

慈禧反而很高兴，拉着德龄的手，说道：“你很诚实。其实你若说自己会俄语，也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就受过这样的骗。”说完，狠狠地瞪了一下一名侍立在旁的女官，那女官立即满脸通红。

德龄想了想，便答道：“俄国贵族都会法语，我可以用法语翻译的。”

慈禧更是高兴，便带上德龄前往。

会见完毕，慈禧笑咪咪地把德龄叫到身边：“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好的翻译，你以后要常跟在我身边。有空教教我英文吧。”于是将德龄重赏一番。

德龄欢欢喜喜地下去了，却想自己来宫已两日，应该去拜见皇上才对。于是向光绪寝宫而去。

谁料，刚走几步，便听见一个严厉的声音在叫自己的名字，一回头，只见慈禧沉着脸，说道：“以后

不准在宫中乱跑，要拜见皇帝，事先跟我说一声。”

德龄听到这话，便打消了念头。她并不知道此时慈禧正在为归政光绪一事而发愁呢。

#### 4 为光绪选后

转眼光绪已十六岁，按古制是成年男子了，这时就可以堂堂正正以皇帝名义主持大清国的军国大政。

慈禧只觉日子难过，然而她仍有办法。皇帝亲政，她训政，这样还可以熬几年，大权仍在握，只是与垂帘名称不同而已。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又是两年过去了，光绪年满十八，该举行大婚了。

尽管选后的日子一拖再拖，这一天还是要来到的。秋末冬初时，大局将定。

未来的皇后究竟出于谁家？直到九月还看不出来，因为一选再选，到这时候还有三十名秀女。大家都说太后体贴未来的亲家，因为一旦女儿被选为皇后，以后父女相见，就要行君臣之礼，再也没法叙天伦之乐了。

九月二十四那天复选，地点是在西苑新修的、带些洋式味道的仪鸾殿，时间是子未丑初。因为每次选看都在上午，慈禧这回想灯下看美人，所以定在深夜。

深宵看起，五鼓方罢，奉懿旨留下十五名。由于有此灯看美人一举，大家都相信慈禧立后，重在颜色；这么一来，慈禧亲弟弟都统桂祥家的二小姐恐怕难中

选，慈禧的这位内侄女，姿色平庸，仪态也未见得华贵。若不是慈禧的贵戚，只怕第一次选看就该“撂牌子”。

又过了三天，举行最后一次复选。十五名只留下八个。这八名秀女之中，除慈禧内侄女，还有两双姐妹花。一双是德家姐妹，一双是长叙的两个女儿，跟文廷式读过书，一个十五，一个十三。八名秀女分住各处。桂祥的女儿，自然住慈禧宫中。

其次是凤秀的女儿，住在寿康宫她的大姐那里。她的大姐便是同治的慧妃。当年两宫太后为同治立后，两人意见不一。慈禧属意的是凤秀长女，谁料同治竟顺从慈安意旨，选中崇绮的女儿，以后同治病逝，皇后殉节，慈安亦不明不白地送了性命。凤秀的长女先被封为慧妃；光绪即位，以两宫太后之命，封为穆宗敦宜皇贵妃，移居寿康宫，这座宫殿是不折不扣的养老院，而敦宜皇贵妃却不过三十出头。

姊妹相见，敦宜皇贵妃又欢喜又感伤。想起自己长日凄凉、通宵不寝的岁月，泪如雨下。然而也只得避人饮泣，选秀女，又是为光绪立后，是何等喜事！

宫门下钥，敦宜皇贵妃才派人将她妹妹唤到卧室中来，亲自关上房门，转脸相视，未曾开口，两行热泪已滚滚而下。

见此光景，做妹子的心里发慌；敦宜皇贵妃进宫

之时，她还在襁褓之中，这位大姐根本没见过，陌生异常。

敦宜皇贵妃知道吓着了了她，便强忍眼泪，拉着她的手问：“你还记得我的样子不能？”

“记不起了。”

“当然记不起了。”敦宜皇贵妃说，“那时你还没有满周年。唉！一晃十六年了。”

“大姊！”凤秀的小女儿怯怯地问：“日子过得好吗？”

一句话又问中敦宜皇贵妃伤心的地方，低声说道：“阿玛怎么这么糊涂？坑了我一个不够，为什么又把你送了进来？”

“阿玛说，不能不报，不报会受处分，所以报了。”

“哼！这也是阿玛自己说的。果然不打算巴结，又有什么不能规避的？”敦宜皇贵妃问道：“你自己是怎么个打算的？”

“我……”做妹子的迟疑着，无从置答，好半天才说了两个字：“我怕！”

“难怪你怕，我就不相信有什么人过这种日子有不怕的。”敦宜皇贵妃指着堆了一床的零零碎碎的绸缎针线说：“做不完的活儿！一针一针，像刺在心上一样！”

“这，这是给谁做的呀？”

“孝敬老佛爷。”敦宜皇贵妃说，“也不是我一个，哪处都一样。”

凤秀的小女儿大惑不解，每一位妃嫔都以女红孝敬慈禧，日日如是，该有多少？老佛爷穿得了吗？

“哼！还不爱穿呢！”敦宜皇贵妃自嘲似地冷笑，“不是这样儿，日子怎么打发？小妹，你千万不能葬送在这儿。”

小妹悚然心惊！惊怕的是她大姊容颜惨淡的神态，却不能体会到长年寂寞，长夜漫漫，春雨如泪，秋虫啮心的那万般凄凉的滋味，因而就不大明白她大姊为何有如此严重的语气。

一会儿，敦宜皇贵妃轻轻唤道：“小妹，你上床来，我有话跟你说。”

小妹答应一声，蹑手蹑脚爬上床去，头一着枕，不由得惊呼：“你哭了！”

敦宜皇贵妃将一方绸巾掩盖哭湿的枕头，自语似地说：“我都忘掉了。”

忘掉枕头是湿的，可见这是常有之事！小妹这才体会到宫中日子可怕，她打个哆嗦，结结巴巴说：“但愿选不上才好。”

“小妹，我想好了。明儿我托大格格说说情。”

大格格是慈禧最宠爱的荣寿公主，留在宫中的八个秀女，除慈禧侄女外，都归荣寿公主考查言语行止，

能从她那里疏通，倒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办法虽想了，姐妹俩仍是一夜辗转反侧。

立后的日子选在十月初五，时辰定在天还未亮的寅时，是承慈禧意旨的吉日良辰。

立后的地点是体和殿。这里灯烛通明，炉火熊熊，一切陈设除御座仍披黄缎外，其他都换成大红，越发显得喜气洋洋。

入选的又经过一番淘汰，出现在体和殿，只剩下五人。慈禧的内侄女外，就是德馨和长叙的两双姐妹花，其余的包括敦宜皇贵妃的小妹在内，都赏大缎四匹，衣料一件，被“撻”了下去。

这时，殿内七八架自鸣钟，同时发声，打过四下。只听得太监轻轻传呼，慈禧太后驾到。她没有坐暖轿，因为储秀宫到体和殿，只有一箭之路。

两宫——皇太后、皇帝出临行列极长，最前面是轻声喝道的太监，后面隔个十来步是慈禧，随侍在侧，斜着身子走路，一会儿看地上，一会儿望前面，照护唯诺的是李莲英，只听他嘴里不断在招呼：“老佛爷可走好！宁愿慢一点儿！”

除这两太监的语声以外，就只听见脚步声了。紧随在慈禧身后左边是皇帝。然后是荣寿公主、福锷夫人、荣禄夫人，这一公主二命妇，在慈禧面前很得宠，为太监概括称“三星照”，“福、禄、荣”三字口采

极好，慈禧耳闻后也让太监们叫去，不加理会。

除此之外，再无别的福晋命妇——当年同治立后，诸王福晋，只要是“全福太太”无不参与盛典，而这一次慈禧并未传召，亦没有人请示。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倘若宣召，第一个便应是皇帝的生母醇王福晋，而这正是慈禧忌讳的。尤其是归政之期渐近的这两三年，慈禧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皇帝是一母之子，而帝母自然是太后。在立后的今天，为了让“儿媳妇”切切实实体会到：只有一个“婆婆”，没有两个“婆婆”！更不能有醇王福晋在场，但如果宣召他人，独独不宣醇王福晋，未免大伤感情，所以一概不召。

这以后只有宫女太监了。先朝妃嫔，照规制不能在场，不独是这样的场合，在任何地方，先朝妃嫔亦不能与皇帝正式见面，除非双方都过了五十岁。至于宫女、太监照例跟从，每人手中都捧着东西——皇太后、皇帝不管到何处，只要一离开宫殿，便有许多必携之物，从茶具、食盒、衣包、药品到盥洗之具，应有尽有。最后是一乘软轿。而这天却与平日不同，多了一长二方，三个装潢得极其华美的锦盒，而且捧着这三个锦盒的太监在随从行列的最前面。

体和殿已经安设了宝座，宝座前面摆了一张长桌，慈禧在桌后坐定，环顾了四周，便说：“把东西摆出来吧！”

“ 喳 ！”

李莲英向那三个捧锦盒的太监一招手，三人一起弯腰走到长桌前面。李莲英揭开锦盒，将一柄金镶玉如意供在正中，两旁放两对荷包，一色红缎裁制，绣的是交颈鸳鸯，鲜艳异常。

这三件东西一摆出来，便有人纳闷了。向来选后所用“信物”是一如意，一荷包，候选秀女被授以如意，便是统摄六宫的皇后；得荷包的秀女封皇贵妃或贵妃。如今，出了新样，荷包竟有两对之多。

慈禧又说道：“福锷！入选的，带上来吧！”

福锷领旨退到殿外，向西偏小屋在待命的司官吩咐，将最后选留的五名秀女，传召上殿。五名秀女，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人由两个内务府的嬷嬷照料。嬷嬷们十分殷勤，一直替她们撻鬓正发，补脂添粉，口中不断小声叮嘱：“沉住气！别怕！别忘了，不叫起来，就得跪在那儿！”这时听见一声得宣，个个起劲。自己所照料的秀女，能不能当皇后，就在这么一“露”，所以没有人敢丝毫怠忽，前后左右，仔细端详，恐怕有一处不周到，或者衣服绉了，花儿歪了，为皇帝挑了毛病，不能中选，误了人家的终身，自己遗憾半生。

“别蘑菇了！”内务府的司官连声催促：“老佛爷跟皇上等着呐！走，快走！”

谁先走是早就排定了的。慈禧内侄女叶赫那拉氏

领头；其次是德馨家两姐妹；最后是长叙家两姐妹，姐姐十五岁，妹妹才十三岁，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娇憨之中，未脱稚气。

五人由福锷领着进殿，一字儿排定行礼。演礼不知多少回了，自然不会差错。跪拜完毕，听慈禧太后说道：“都起来吧！”

等站起来一看，福锷恍然大悟：五个人都可以入选。皇后自然是领头的叶赫那拉氏；两双姐妹，必是两妃两嫔，而且看起来是长叙家的封嫔，因为最小的十三岁，还在待年，封妃尚早。

“皇上！”慈禧喊。

侍立在御案旁的皇帝，赶紧旋过半个身子，朝上肃然应声：“儿在。”

“谁可以当皇后，你自己放开眼光来挑。合意了，就拿如意给她。”

“这是大事。”光绪脸上毫无表情：“当然请皇额娘作主，儿臣不敢擅专。”

“不！要你自己选的好！”

“还是请皇额娘替儿子选。”

“我知道你的孝心。你自己选，你选的一定合我的意。”

说着，慈禧去拿如意，光绪便跪了下来。如意太重，李莲英伸手帮忙，才能捧起来，光绪跪着接受，

李莲英帮忙搀扶，站起了身。

这柄如意交给谁，实在是很明白的事。因此，红烛灿灿，众目睽睽，虽静得几乎连一根针掉地的声音都能听见，却大都只是看热闹的心情，因而并不觉得紧张。

所有的视线自然都集中在光绪身上，尤其是在那柄如意上面。他的脚步毫无踟蹰的样子，而且目未旁鹜，见得胸有成竹，因为在这天之前的几次复选中，他就已选好了。

然而，从他身后及两侧望去，却看不出目光所注在谁。可以断定的是，决不是最后两个，因为方向不对。他从容地一步一步接近，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如慈禧所期望的，大家所预料的，如意将落在居首的叶赫那拉氏手中。

突然之间，见光绪的手一伸，虽无声息，却如晴天霹雳震得每一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那柄如意是递向第二个，德馨家的长女。

“皇帝！”

在静得每一个人都能听见自己呼吸的时刻，慈禧这突如其来的一声，真像一声焦雷，将好些颗心原已提到了嗓子眼的人，震得一哆嗦。光绪也是一惊，差点将玉如意摔落。

而真正受惊，却是在回过脸以后；他此时所见的

慈禧，脸色发青，双唇紧闭；鼻梁后面突然抽筋，右眼下那块肌肉不住往上牵动，以致右眼半张半闭，衬得瞪得特别大的那只左眼，更加恐怖。

虽然如此，仍可看出，慈禧在向光绪呶嘴，是呶向左边。于是光绪如斗败了的公鸡似的，垂下了头，看也不看，侧着身子将如意递给了叶赫那拉氏。

这实在很委屈，也很没面子。换个娇生惯养，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兴许当时就会哭了出来。然而叶赫那拉氏却能沉得住气，笑容自然勉强。她仪节不错，先撩一撩旗袍下摆，跪了下去，方始双手高举，接受如意，同时说道：“奴才叶赫那拉氏谢恩。”

光绪没有答话，也没有说“伊里”——满洲话“站起来”之意，只管走回原位，脸冷得像一块坚冰一般。

慈禧右眼下抽搐得更厉害了。她心里很乱，说不出是愤、是恨、是忧、是惧，是抑郁还是扫兴。皇上的意向已明，将来“三千宠爱在一身”，自然是自己的侄女儿坐镇后宫，只是还存在个心腹之患。咸丰当年对自己的态度，就是前车之鉴。转念至此，她毫不犹豫地喊：“大格格！”

“在！”荣寿公主从御座后面闪出来，静候吩咐。

“拿这一对荷包，给长叙家的姐妹。”

说完，她检视排列在面前的五支绿头签，取出其

中第二、第三两支，厌恶地往桌角一丢。这就是“撂牌子”，江西巡抚的两位小姐落选了。

“恭喜！”荣寿公主将一双荷包，分别送到长叙的两个女儿手中。

两人也是跪着接受。年长的老实，忘了该说话；反倒是年幼的说道：“给皇太后、皇上谢恩！”站起来又请个安：“也谢谢大公主。”说完，甜甜地一笑。

荣寿公主心情沉重，笑不出来，轻轻答一句：“谢我干什么？”随即转身走回原处。

心情沉重的不止她一个人，满殿皆是。一个个面无表情，仿佛万分尴尬而又不能形诸于色似的，大好一场喜事，闹得无精打采，人人都在心里叹气。

“回宫吧！”慈禧说了一句，什么也没看，站起身来，仰着脸往前走。

“老佛爷只怕累了。”李莲英跟在后面说，“坐软轿吧！”

慈禧坐上软轿，照例由光绪扶轿扛，随侍而行。

照旗人的规矩，立后之日，皇帝要向太后献如意表贺喜。由于有此一场绝大意外，乾清宫的总监在慈禧回储秀宫前，就预备了一柄金镶珊瑚如意，由间道先赶到宫前等候。

慈禧下轿回寝殿更衣。李莲英提醒她：“老佛爷请出殿吧！万岁爷等好一会儿了。”

“他还在这儿干什么？”慈禧冷冷地说道：“翅膀长硬了，还不是自己飞得远远儿的？”

李莲英不敢接话，只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外头都在听喜信儿呢！”

这句话提醒了慈禧：宣旨太迟，会引出众多猜测，化为流言，令人不快。

于是她由寝殿出来，居中坐定。光绪满面含笑地踏了上来，先请安，后磕头，装出欢愉的声音说：“儿臣叩谢皇额娘成全。这柄如意，请额娘赏收。”

“难为你的孝心！”慈禧声音冷淡。

于是光绪又陪笑说道：“请皇额娘赏儿臣一天假，撤了书房，让儿臣好侍奉皇额娘乐一天。”

“好吧！”慈禧现出一副懒于问事的懈怠神色：“我也放自己一天假。立后宣旨，你自己说给军机处好了。”

“是！”光绪应了一声，站起来，仍立在慈禧身边，显得依依孺慕的。

“你就去吧！”

慈禧这样再一吩咐，声音里似乎有了暖气，光绪才觉心头压力轻了些。答应一声，退出储秀宫，来到养心殿召见军机大臣告知立后之事。

养心殿内，金镶玉嵌、琳琅满目的如意摆满了御案。这些都是王公大臣们孝敬的贺礼。光绪看在眼里，

心中默念：“诸卿都以为如意，在朕却不如意。”

他心中不快，宣布立后之事后，将长叙大女封为瑾嫔，十三岁的小女封为珍嫔，便匆匆退朝。

## 5 帝后不和

大婚之后，光绪亲理朝政。慈禧搬进颐和园颐养天年。然而选后的不快仍如梗在心。光绪也不如意。

光绪的生父醇王奕昕也不满意他的内侄女，可这是太后一手操办，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尽量自宽自解，寄望于大婚之后，皇上对他的“表妹”观感一变，琴瑟相协，便是如天之福了。

谁知他这希望也落空了。大婚才不多日，宫中已有传闻：皇帝对皇后真正是“相敬如宾”，谈得不像夫妇，更不像新婚夫妇。倒是那位珍嫔，“豆蔻年华十三春”，天真烂漫，不拘礼节，光绪甚为怜爱。

奕昕忧心忡忡，眠食不安。虽说“知子莫若父”，而他对慈禧的了解，更比对不是朝夕承欢膝下的“儿子”来得深切。慈禧能容忍光绪的逆行吗？能容忍皇帝对她所立的皇后的冷落吗？同治作为她的亲生儿子，尚且不能容忍，更何况是她一手扶立的嗣子呢？

宫闱中从此多事了。醇王经常叹息，终于卧床不起。

一年多，光绪始终不知醇王病情。而这一年多的吏治，也就像醇王的病一样，日坏一日。光绪亦微有

所闻，却不是在书房里得自师傅们的陈述，而是从珍嫔口中打听到的。

“你哪里得来的这些消息？”

“奴才是听人说的。”珍嫔笑道：“他们都当奴才不懂事，说话不怎么瞒奴才。”

“原来如此！”光绪悚然动容，“你可要当心，你听到些什么，除了我，千万别跟第二个人说。”

“奴才知道。奴才除了跟皇上密奏以外，也不能那么不懂事，到处乱说，自己招祸。”

“对！你懂就好！”光绪很欣慰，“你说的‘他们’是谁，是太监？”

“是！”

“皇上，李莲英一介太监，在内宫趾高气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有此人在，皇上岂不永无出头之日？”

光绪心一沉，这正中他的心病。

虽然他已独掌朝政，可慈禧对他看管严厉，有重要奏折，她必须过目，还要求自己隔三差五地去颐和园请安。李莲英作为慈禧宠爱的太监，时常在耳边吹吹风，以至于他防不胜防。

前天，他去颐和园请安，慈禧还在他身边安排一个“香王”。他知道这别号“香王”的王太监以刺探隐私见长，如今安插在他身边，名为照顾自己，实为慈禧耳目，自己还有什么自由可谈。唉，皇帝做到这

份儿，真不如普通百姓呀。他只能暗自悲叹。

如今大凡常有差使进宫的人都知道，帝后的感情已冷淡得不可救药，不单独相处交谈很少，甚至有时为慈禧请安，也是望影互避。

长日多暇，光绪总是跟珍嫔共度黄昏。“凤阁春深电笑时，昭容舞袖御床垂。霓裳未习浑闲事，戏取颁王小管吹。”这其中的旖旎风光，虽不为外人所知，但玉箫声清，遥度宫墙，也可以想见那其中情致。每每望着珍嫔烂漫的小脸，光绪总是从心底涌起一阵怜爱之情。这样的宠幸，慈禧知道又将如何？他想起同治的皇后，心里便有隐隐的不安。

今天，珍嫔的话又牵动了他的心痛。他也实在不甘心作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

他知道不仅珍嫔对慈禧不满，他身边一些近臣：他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及珍嫔的老师侍讲学士文廷式等对慈禧也愤愤不平。只是他们大多无权无勇，怎敌以慈禧为首庞大的太后集团呢。

他无言地望着落日，长叹一口气。

## 五、戊戌政变，三次垂帘

### 甲午风云

光绪二十年(1894)，是光绪亲政的第5个年头。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年轻天子，徒有虚名，纵有强国之志，也只得对天长叹。5年中，他不仅未解民于倒悬，反而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急速走向衰亡。

且说光绪八年，清兵曾出兵平定朝鲜政变。而日本觊觎朝鲜野心不死，等待时机，又挑起事端。

光绪二十年五月，朝鲜爆发了以崔时亨、崔福为首的东学堂起义，反对朝廷的腐败政治。朝鲜政府无力镇压，便向清廷求援。清廷派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率兵进驻牙山，朝鲜也增加援兵协同作战，朝鲜局势很快趋于平静。早已对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岂肯放过吞并的良机，于是以保护日本在朝官民为托辞，派出混成旅团与清军对峙。同时向清廷提交绝交书，发出挑衅。

当日本步步进逼，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已“撤帘归政”实则坐镇颐和园的慈禧决定与日本和谈，李鸿

章等操纵和控制的清廷军政外交大权的“后党”集团纷纷附和。

光绪则主张一面和谈，一面作战守准备。

正当清廷为此争论不休，日本却抢先动手。

6月23日清晨，黄海海面飘着淡淡的薄雾，这是风平浪静的时刻。突然一群日本军舰出现在朝鲜牙山湾半岛附近，向中国船舰发动袭击。同一天，日本入朝的陆军混成旅团，进攻驻牙山的清兵。闻听战报，光绪宣布对日作战。8月1日，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日，日本对中国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对日宣战并不符合慈禧本意，只是部分廷臣的压力和时局的迫不得已，她只好同意。

坏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8月3日，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2天之后，中日海军在黄海展开激战，海战持续5小时之久。结果，北洋水师经远、致远、超勇、扬威4舰被击没，牺牲官兵600余人。李鸿章眼见自己一手操办的北洋海军损失惨重，便采取“避战保船”方针，下令北洋水师避匿威海，放弃制海权，结果造成坐困之势。

此后，日本凶焰大长。9月24日，号称“东亚第一塞”的旅顺口沦入日军之手。9月26日，日军由朝鲜义册渡鸭绿江来犯，守江清兵3万余人，却毫

无斗志，一触即溃。11月中旬辽东重镇相继失守。同一天，日军还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守将弃炮台先逃，日军不费一炮一弹，垂手占领大连湾。

辽东半岛得手后，日军又转向山东半岛。12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分兵围攻匿驻于威海卫的北洋水师。第二年1月，威海卫南北炮台失守，日军将沿海大炮调转头，向停泊在港内的北洋水师轰击。日海军则封锁港口，北洋水师在日水陆夹击下，全军覆灭。

日军攻陷威海卫后，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第二年3月2日攻陷澎湖。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失陷了，北洋水师覆灭了，台湾失守了。光绪接到这些令他坐立不安的战报，五内俱焚。他时而仰天长叹，时而伏案落泪。他痛恨，他悲哀。可是群臣中那些本来不主张对日宣战的人又开始多嘴多舌了，他们的冷嘲热讽，刺耳又刺心。太后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规劝更令他寝食不安。在内外的双重压力下，他不得不对日妥协了。不久，便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代表伊藤博文在马关谈判。

1895年3月，光绪接到《马关条约》奏本，不由傻了眼，那一条条一款款是那般触目惊心：一、承认朝鲜为自主国；二、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

诸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兵费三亿两；四、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长沙等为商埠。这正是“甲午风云北洋覆，我为合肥是应哀。马关签约添国辱，挪款修园少人知。”

光绪不由放声大哭。他自入宫以来的辛酸苦辣都在这哭声之中，这哭声中有身为一国之君却像木偶一样只在台前听人指使的心酸；有为当朝文武百官却不为国家思虑而只为自身打算的气恼；也有为清朝军队的腐败不堪而痛心。痛苦之余，深感中国之腐败，他怎能不思考着为大清朝的前途找一条出路呢！割地赔款，一次又一次，“破屋又遭漏雨袭”，3亿两白银！这是倾尽国库也无法拿得出的！

去年，正当黄海风云突起，正当清兵节节败退，正当百姓惨遭屠杀之时，慈禧在庆祝她的六旬万寿节，

那隆重的场面，他还记忆犹新。自颐和园至西苑按段分设景点，入夜一派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景，宛若太平盛世。那时他的心在滴血。他贵为天子，却不敢说一句反对慈禧的话，只得由着她的性子。想到这里他不禁吟道：“别殿排云进寿觥，慈怀日夕辀边情，诸州点景皆停罢，馈饷频闻发大盈。”这分明是一首讽刺诗。此时想起只是徒增烦恼而已。

他想起那些白花花的银子筑起的富丽堂皇的颐和园，他想起万寿节那些奇珍异宝。倘若将这些钱用于海军

建设，中日之战的历史也许会重写吧。可是时局到了这份上，他无论怎样的痛心疾首也只是一江愁水。

## 2 光绪的抱负

这天黄昏，光绪心情烦闷。他信步踱到紫禁城后花园。后花园并不大，只有一些假山石点缀在奇花异草之中，并无飞阁流丹的水榭楼台和曲径通幽的雅致。因而来的人并不多，于是这儿便成了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一块安静的绿地。

光绪愁眉不展，近年的割地赔款，使他觉得自己有了亡国之君的暮气。他反剪着手，低着头走在石铺的小径上。

“给皇上请安！”突然他听到一阵清脆的说话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身穿束腰洋装的苗条女子站在他面前。这便是德龄，如今为慈禧作翻译。

德龄施过礼，光绪脸上露出笑容，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德龄，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一阵子又没有人和我说英语了，我的英语水平大概又退了不少了。”

“这阵子老佛爷把我留在颐和园，不时有外国使节夫人来拜见老佛爷，我没法脱身。”德龄说话直率，一点也不拘束。她很喜欢这位勤奋好学的皇帝，每次见面，都要向她请教英语。她实在不明白，这位长住

深宫，又有国事缠身的皇帝怎么记住了那么多英语单词。

“德龄，有空多教我些英语，这些日子把英语都扔下了。”

“皇上，以你聪颖的天资是不用过于担忧的。”德龄安慰道，她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

“是吗？”光绪反问了一句，眼睛亮亮的，一会儿又黯淡下去，他的目光越过德龄的头顶，投到远远的地方，又说了一句：“亲爸爸从不曾赏识我。”语气里饱含委屈。

“亲爸爸”这个怪称是慈禧让光绪从小就这么称呼自己的。她极愿意人们把自己看作男人，因而不愿光绪叫她“阿玛”，而光绪称她为“亲爸爸”时，她便觉得自己的确有一种像男子一般的强力，从中她得到了满足感。

德龄想安慰几句，却不知如何开口，她站在那里，只是沉默。

在她看来，光绪是她见到的最聪明、最勤勉的一个人。

她记得有一次看见慈禧和光绪共同处理政事的情景。那时慈禧端坐案前，面前是一大堆奏折，慈禧一本本地翻阅，看过一本之后，递给站在案侧的光绪。光绪几乎是一目十行，很快地看完了，尔后将奏折放

在一旁。一个时辰过去了，所有的奏折都看完了。慈禧侧过脸，问光绪几个问题，光绪不假思索，对答如流。

那时德龄便暗暗称奇。她也知道光绪惧怕慈禧。他在慈禧面前总是一本正经，慈禧不问话，他便一言不发，有时甚至回答慈禧问题时，也有点结结巴巴，很受拘束的样子。

而光绪和她在一起时，总和颜悦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她知道光绪是在慈禧面前放不开，不敢流露自己真实思想。慈禧呢，也瞧不起光绪，总是以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光绪。她也曾想劝慈禧多放权给皇上，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了，她没这胆量。

正想着，忽然又听见光绪在喊自己：“德龄。”她抬头一看，光绪正笑咪咪地盯着自己，只听他又说：“你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德龄清楚外国人从来不把这个有名无实的皇上放在眼里，他们看重的是幕后操纵实权的慈禧。

不待她开口，光绪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知道他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他们眼里只有亲爸爸。”

这话说得如此心酸，德龄忍不住想安慰几句。光绪提高了音量：“你知道吗？他们不了解，我有很多抱负的，只是现在还未实施罢了！”

他轻叹了一口气，望着渐渐隐去的夕阳，突然神采飞扬：“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的想法。甲午海战的失败，《马关条约》的耻辱，胶东旅顺的丧失，我并非麻木不仁。我不想做亡国之君。我也希望外患消除，人民安康，国家强盛。纵观西洋，为什么他们能屡次挫败我清朝，这是由于他们国力强盛，科技发达。我现在学习英文正是要了解西方技术，以后我还要办学堂，学习西方技术，建造枪炮，加强军事力量，为我朝服务。要国富民强还要兴办工厂，修建铁路，开发矿业。要国家富足，首先有一个清明政治，所以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那些极力主和、卖国求荣之辈首先革职，贪官污吏也不容置身……”

光绪说着，心里充满了憧憬，他陶醉在自己的梦想之中，他的思想还在他的理想天国里飞扬。

德龄全神贯注地听着，等光绪停下来，她问道：“皇上，你有这么多美好的想法，为什么不告诉给老佛爷呢？”

倏地光绪飞扬的思绪被无奈地拉回了地面，他垂了眼睑：“亲爸爸不会支持的。她一向反对学习西技更何况我要实施这些想法，就必须手握大权，亲爸爸肯放手吗？你经常和洋人在一起，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让他们了解我，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单纯的排外，我愿意向他们学习，我希望有所作为！”

德龄点点头，说道：“有机会我就将你的想法转告给外国人，他们也许会帮助你的。”

此时夕阳已隐去，西方的天幕上是片片绚丽的晚霞。光绪看看天色不早，便对德龄用英语说了声再见，转身离去。

德龄望着那高高的、清瘦的身影离开了后花园，她想不到这位平日沉默寡言的皇帝竟有如此大的抱负。她从小随父游历西欧诸国以及日本，可谓见多识广，如今回到中国，又久居宫城，自然感触颇深。倘若光绪手握实权，倘若大清国还未到穷途末路之时，他一定是一位有作为的明君。只可惜“生不逢时”呀，她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 3 光绪图谋变法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光绪一人愤怒不已，大凡有爱国之心的人们，无不痛心疾首，无不义愤填膺。以张之洞、易顺鼎为代表的朝廷要员，在朝廷上下掀起反条约浪潮。

两江总督致电总理衙门指出：“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倭约各条，贪苛太甚”，“若照倭索诸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他要求朝廷“熟思深察，勒下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以候圣裁”。

都察院监察御史易顺鼎上书万言谴责签约的李鸿章。“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悍然不顾，莫然罔觉。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

这些朝臣的态度，使光绪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这与他的富国强兵之梦还相距遥远，他梦想励精图治，却苦于没有一个能给他出主意的智囊。

1898年3月一天早晨，光绪正在书房修批奏

折，忽有人报：“翁同昕 求见。”

光绪一听，马上放下手中朱笔，宣进。

只见两鬓苍苍的翁同昕 一改平日从容不迫的步伐，匆匆地走了进来。

他见了光绪，施过礼。光绪觉得有些异样，还未问话，却见翁同昕 从宽大的衣袖中抽出一卷纸，递与光绪。

光绪接过来，打开一看，却是一本奏折，上面醒目地写着《上清帝第四书》。

“这是何人所呈？”光绪不明白单单这本奏折，翁同昕 何至于一反常态呢？

“回皇上，这是南海人康有为所呈。皇上还能记起‘康有为’这个名字吗？”翁同昕 期待地望着光绪。

“康有为。”光绪低声念道。他眯着眼想了一会儿，突然恍然大悟地抬起头：“康有为，不就是三年前发起‘公车上书’的那个南海举人吗？咦，这又如何是‘第四书’呢了，最多不过是第二书吧？”光绪皱了眉头表示不解。

“皇上，康有为曾三次上书皇上。第一次是十年前，皇上才刚刚亲政，那时他在上书中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正逢太后训政，所以你看不到那份上书。后来他回家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

鼓吹变法，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京城应考，于是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联名上书，这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皇上也有所闻吧。只有他的上书，皇上没能看到，太后的人都给扣下了。他那时在书中言明签约之利害，有这么几句：‘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臣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他还指出救国之大计，‘窃以为今之为治，贵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翁同昕津津有味地背着康有为的上书内容，光绪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着，听着听着，他不禁眉开眼笑，突然大叫一声：“好！如此忧国忧民者，如此博大胸怀者，为什么不早早给朕引荐？”

“皇上，康有为前三次上书并未传到我手中，这些内容还是我从别人那儿打听而来的。今天拿来的‘第四书’是康有为直接呈给我的。”翁同昕不无委屈。

光绪不由黯然，他知道那些上书是被慈禧的人拿走的，他也无计可施。

此时他被翁同昕的介绍所吸引，迫不及待地打

开奏章，一气呵成地读完，只觉满篇变法言论，很合他的胃口，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变法，正是我所要找的路。”他兴奋地默念道。

“翁老师，我想马上召见康有为，你意下如何？”

“皇上，这恐怕不妥。一则，康有为一介草民，皇上以何种名义召见他呢？其二，太后面前……”翁同昕欲言又止。

光绪心一紧，随即站起身，语气坚定地说：“我变法之心已决，无人可阻挡！我马上面见太后，陈明此事！”

翁同昕见他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

光绪换了衣服，命人备了轿马便直奔颐和园。

时值三月，颐和园春意料峭。慈禧正闭着眼，安闲地躺在床榻上抽着水烟，一名小宫女跪在榻前为她捶腿。听说光绪进来了，她睁开眼睛看了光绪一眼，随即又闭上，懒洋洋地说：“你今儿来，有事吗？”

“儿臣给亲爸爸请安，且有一事相商。”

“你如今是皇上，有什么事自己拿主意就是。”慈禧仍懒洋洋。

光绪一怔，随即鼓起勇气，连珠炮般地说：“甲午失利，胶、旅继割，政权利权，纷纷丧失。我不能为亡国之君，我要实施变法，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如果亲爸爸不给我实权，我宁可退位！”

慈禧缓缓地睁开眼，慢慢地坐起来，把光绪叫到眼前：“皇上如此忧国忧民，我也甚感欣慰。唉，以前我对你管得太多了，其实是我顾虑太多，现在看来倒引起你的误会了。刚才我也说过，你现在是一国之君，自己拿主意好了，不要凡事都请示我。至于变法，只要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清权势，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光绪愣了一愣，慈禧的态度出乎他的意料，居然一口应允，他乘兴而归。

#### 4 在逆境中进行的变法

光绪回到紫禁城后，马上发出一道命令：任命康有为为工部主事，同时立即召见。

一见康有为，光绪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变法事宜。

康有为胸有成竹，侃侃而谈：“皇上，我以为变法内容有：一、下诏求言，广开言路；二、下令各县十万户推出一人，组成议事团，凡有政事，皇上可令其商议；三是开辟顾问馆，皇上广陈图书，通古今之故，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四是设立报馆，日月进呈，鼓吹变法；五是恢复汉制，开设幕府，扶植谋士；六是要发展工商业；七……”

康有为滔滔不绝，光绪聚精会神。

“皇上，变则通，通则久，要江山社稷永固，变法一定要实施。”

光绪不禁悚然动容，他激动得双手握住康有为的手，连发相见恨晚之感慨。

“今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变法一定要实施，还望你鼎力相助，广泛召集有志变法人士，共图国强。若变法成功，你将是大清国第一功臣！”

康有为自然感激涕零，他连忙跪倒在地，连声说

道：“皇上的知遇之恩，臣当以死相报，以期不辜负圣望。”

两人都很满意，会见结束后，光绪便立即发出一条圣谕：“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圣谕一发，朝廷哗然，光绪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他们大开眼界。

康有为走马上任之后，果然不负圣望。他一方面网罗变法人才，另一方面积极拟定变法条文。1898年4月23日，“明定国是”上谕明发，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明定国是诏书颁发后，又陆续颁布诏旨，推行变法：在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汰冗员，取消重叠机构；经济方面，设立工商总局，路矿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军事方面，改习洋操，改用洋枪，添设海军，筹造兵轮，办团练；文教方面，办学堂，改书院，开办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制度，改试策论，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

变法诏书继续发出，光绪一直是春风得意，他感到一个富强的国家正向他走近。

然而光绪接到的消息却是：从朝廷到地方真正执行者不多，而反对抗拒者不少，默默无闻，静观时变者尤多。万般无奈，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翁同龢等人商议。最后决定让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

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事宜，形成一个变法中心，他们四人加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和杨深秀合称“六君子”，推行新法。

变法运动在坎坷中缓慢前进。尽管不少官员对变法有抵触情绪，好在住在颐和园中的慈禧毫无动静。光绪宽慰之中又有些纳闷，这不是慈禧的一贯作风呀。

4月27日，光绪照例去颐和园给慈禧请安，请完安之后，照例光绪站立一旁，等慈禧问话。慈禧坐在软椅上，侧过头，望着光绪，脸色很祥，像往日闲谈一样问道：

“你最近吃得可好？”

“还好。”

“政务繁忙，你吃得消吗？”

“托亲爸爸的福，处理政务没问题。”

“这就好。”慈禧满意地点点头，很舒适地靠在椅背上。光绪心里松了一口气，以为慈禧会让他走的。谁料，今天和以往有些不同。慈禧突然间又说道：“你的老师翁同龢，近来有不少人弹劾他，你可知道？”

光绪的心猛然一沉，这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翁同龢是他实施变法的重要参与者与策划者，是变法的有功之臣，若没有他引见康有为，只怕也没有这场变法，况且他德高望重，光绪正准备委以重任。今日慈禧竟说有人弹劾他，岂不是存心干扰变法吗？光绪

不由忧愤起来。

慈禧看了光绪一眼，随手从旁边的书桌上抓起一叠奏折，朝光绪高高扬起，“这就是群臣弹劾翁同昕的奏折。他身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却未经允许，擅自用权，以致公论不服，这种人你还重用？”

光绪低着头不语，他知道翁同昕办事谨慎，慈禧所说的罪名只是“莫须有”罢了。唉，慈禧果然不甘心放权于他，这不首先就拿自己最尊重、最信任的大臣开刀了吗？他在心里唉叹一声，一种失败的悲哀在他心里蔓延。他觉得已无力反抗这种失败的命运，抬起头，用很低的声音缓缓地说：“亲爸爸你说该如何处置翁同昕呢？”

慈禧斜了一眼光绪，尔后两眼平视前方，语气极其坚决地说：“我说怎么办，将他革职吧！”

光绪机械地点点头，低声应了一句：“孩儿谨遵懿旨。”事已至此，只要慈禧不收回他的权力，革了一个翁同昕舍车保帅，还能继续推行变法，他也满足。

“皇上，还有两件事请你考虑：其一是今后我对群臣赏赐及补授文武一品、满汉侍郎，必须前来谢恩。二是重用荣禄……”

光绪神情恍惚，慈禧的这些话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实际上又字字音音如重锤击在他心头。他只是机

械地点点头。

慈禧满意地点点头，说：“这样就对了。作为一国之君就要明白用人之道，哪些人该重用，哪些人该用，心中要有谱。你，没事就请回吧。”

光绪回到宫中，第二天便按照慈禧懿旨明发上谕，将翁同昕革职，其理由是慈禧捏造出来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昕，近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公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开缺回籍。”

上谕传到翁同昕耳里，他失望地放下手中的书，跌坐在椅上，呆呆地盯着窗外，良久他才回过神，长叹一声气：“变法到底是无法施行呀，皇上还是一个无权的摆设，这大清国无望了。”他仰天叹息，苍老的脸上淌着两行清泪。从咸丰到同治再到光绪，官历三朝，一直兢兢业业，倍受重任。如今竟落得个“开缺回籍”的下场，怎不令人伤悲。他匆匆收拾行李，没有辞别光绪便向家乡常熟奔去。他并不怨恨光绪，作为光绪的老师，他太了解光绪了。把他撤职并非光绪自己的意愿，慈禧到底技高一等，不动声色之中还能翻云覆雨。他的思绪随着路途中滚滚风尘向南而去，一路上洒满了绝望的叹息。

就在翁同昕离京之际，又一道上谕明发天下，

这便是要求受赏的文武百官及补授大官到慈禧面前谢恩的上谕。

这两道上谕一发，朝廷为之哗然。人们惊愕的神色尚未褪去，更令他们吃惊的消息又传来了。这就是光绪对荣禄的大加提拔。光绪先传旨将荣禄授为文渊阁大学士，接着又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给了他超乎寻常的权力。不久又给他加重了军权，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教练的新建陆军马步各队归荣禄节制。至此，荣禄权倾朝廷。

消息传来，群臣议论纷纷。倾向慈禧的大臣暗自得意：荣禄是慈禧宠幸的大臣，对荣禄的重用提拔，把军权交给他，不就等于使北京处于慈禧的监视之下和军事包围之中吗？

光绪身边的近臣也明白这些都是慈禧懿旨，只得无可奈何暗自叹息。

最苦恼的还是光绪。上谕发出之后，他便愁眉不展。

这天，他心情烦闷便来到珍妃(已由嫔升为妃)寝宫。

两人一见面都沉默不语。他们对面前的局势十分清楚。珍妃亲身为光绪沏了一杯菊花茶，首先打破了沉寂：

“皇上，您不该这么垂头丧气，虽然翁老师走了，

但变法不能就此停止，您身边还有众多年轻有为的大臣，您应该振作起来。”

光绪怜爱地望着他心爱的妃子。自他四岁离开亲生父母进宫以来，饱尝了人情的淡漠，只有从这位十三岁入宫，如今不过二十二岁的珍妃身上找到人世的温情。每次他烦闷时，总是她温言相慰；每次他在困境之中时，只有她能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后宫诸妃中，也只有她最了解自己的思想，最支持、最关心自己的一举一动。有这么一位红粉知己，他由衷地感到满足。只是如今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还有能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妃子吗？他为此而不安。

他望着珍妃充满期待的目光，知道她还等着自己答话呢。于是便答道：“爱妃放心，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还坐在宝座之上，变法绝不半途而废。”他停了一下，突然用愉快的语气说：“今天我还下旨革了两广总督谭钟麟的职。这谭钟麟破坏变法，居然下令水师学堂、鱼雷学堂停办并将二十八艘轮船弃置不用，还下令恢复八股考试。如此顽固不化，公然与朕作对，早该撤职查办了。”

珍妃听后拍掌称赞：“皇上此举真是大快人心。不杀一又何以儆百？对于此类官员就不该手下留情！”

光绪却神情黯然：“谭钟麟是亲爸爸的红人，亲爸爸岂能坐视不管。这几日我放心不下，况且如今宫

中布满了亲爸爸的耳目，我的一举一动，她还不是了若指掌，我不能不事事小心呀。”

珍妃双眉紧蹙：“皇上，既然太后对您防之又防，您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您也可以在她身边安置您的心腹呀。”

光绪拉着她的手，笑着说：“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早已派心腹太监打探，近日该回来通报了，真不知亲爸爸会如何对我。”珍妃又是一番安慰。

## 5 囚禁光绪，三次垂帘

7月29日，这是一个郁闷的日子。军机章京杨锐正在军机处值班，忽听太监传旨皇帝召见。杨锐一惊：皇上如此紧急传召一定有什么要紧之事。他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跟着太监急匆匆地来到养心殿光绪的书房。

一进书房，他便觉得气氛异样，光绪清俊的脸上带着些许惊恐不安，这与少年老成、喜怒不现于颜表的皇上一贯作风相悖的呀。光绪见他进来了，便支走了身边的人，关上书房门，拉他坐在身旁，神情紧张地说：

“刚才我得到一个情报：太后准备利用九月在天津阅兵之际，发动兵变，将我囚禁，复行垂帘。”

杨锐不禁目瞪口呆，脸色煞白，他才明白光绪为何失态。一时间他无言以对。

光绪一把抓住他的手，仿佛抓了一根救命草，急急地说：“我如今在宫里如同在孤舟之中，唯一的希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臣能救朕，如今宫中满是太后的耳目，我无法出宫，只有希望你能迅速出去与康梁等人联系，让他们想想办法。朕的唯一希望就是你们

这些近臣了，能力挽狂澜也只有你们了。望你们不要辜负朕！”光绪已是泪流满面。杨锐一听，事情居然严重到如此地步，如今皇上一片厚望，他感激涕零。他当即跪倒在地，哽咽地说：“皇上如此看重臣等，臣定当不辜负皇上厚望，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光绪立即扶起杨锐，两人泪眼相望，光绪说：“事到如今，你我也不必讲什么君臣之礼了。你尽早出宫与康梁联系为好。我已写好一封诏书，你带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停了停，突然转脸对着书房里叫了一声：“珍妃！”门帘打开了，杨锐发现珍妃走了出来，清丽的脸上还挂着泪水，眼睛还是红肿的。她手捧着诏书走了过来。

杨锐正待行礼，光绪马上拦住，又说道：“如今宫中耳目甚多，我召你进来，必有人会向太后告秘，这于你不利，且你出宫之时，一定会有人刁难。我现赠你一条玉带，将诏书藏于玉带之内，你出宫之后将玉带诏带给康梁等人就是。”

说完取下自己的腰带交给珍妃，珍妃接过腰带后将其拆开，把诏书缝在夹里，尔后又缝好腰带，仔细检查了一遍针脚之后，交给光绪。光绪双手捧着腰带，郑重地说：“朕现在赠你玉带诏，望你速速离宫。”

杨锐跪在地上，双手接过腰带，泪水直淌。他朝光绪重重地叩了两个头，尔后匆匆出宫。

杨锐一路倒也没人阻挡。出宫之后，步履蹒跚地朝康有为住所而去。康有为一见杨锐失魂落魄地走了进来，而且脸色蜡黄，声音急促地说了一句：“大事不好，皇上出事了。”康有为马上派人叫来了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人。见众人都召齐，杨锐才取出诏书，小声念道：“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荒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进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众人听后嚎啕大哭。半晌才开始商讨应急对策。荣禄重兵在握且控制北京周围局势，慈禧利用他发动兵变是易如反掌。而要救光绪，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有拥有军队能打败荣禄的将帅才能解光绪于危难之中。众人都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最理想人选。袁世凯曾对变法表示同情，如果派人游说，他也许会答应救驾的。众人都取得一致意见。谭嗣同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这一重任。

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谭嗣同赶到了袁世凯在天津的住所。

见了袁世凯，谭嗣同先激将一番：“推行新法以来，朝中很多大臣出来阻挠，皇上为此忧心忡忡。袁大人，你说怎么办？”

袁世凯马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只要皇上一句话，我袁世凯还敢不尽死？”

谭嗣同一听这话，一把握住袁世凯的手，直言相告并取出光绪密诏给袁世凯看。

袁世凯看后，拍着胸脯保证道：“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8月6日黎明，紫禁城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光绪帝还在酣睡之中突然耳边传来急促的叫声：“皇上醒醒。”他睁眼一看，是心腹太监王商。他从探报那里得知慈禧自颐和园起驾回宫，而且有浩浩荡荡的大队同行，他因此不得不打破光绪的美梦。光绪听后，坐在床上呆若木鸡。突然间，他抱着头喃喃道：“完了，全完了，变法成了泡影，朕位也不保了。”他不明白慈禧何以行动如此迅捷，他实在不清楚自己的人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

与他共眠的珍妃也坐了起来，看到光绪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安慰道：“万岁爷，天下的事是命中注定的。新政不能实行，也是天意，万岁爷千万别太认真了。待会儿老佛爷来时，无论她老人家怎么对你，万岁爷必须牢记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要知道老佛爷盛怒之下，万岁爷冲撞她一句，后果都不堪设想。既然天意如此，皇上还是三思而行呀。”

话至于此，珍妃将声音压得很低，附在光绪耳边说：“万岁爷年纪还轻，太后已过花甲，万岁爷机会还多着呢！”

光绪感激地望着爱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慈禧入宫的消息传来，光绪和珍妃整好衣冠在殿外跪迎。光绪强作镇静给慈禧请安。慈禧满脸怒气，望着光绪“哼”了一声，在李莲英的搀扶下，径直朝光绪寝宫而去。光绪和珍妃也急忙跟上前去。慈禧把书案上的奏疏全抓起来，交给李莲英。尔后恶狠狠地指着光绪问：“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可知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如何定罪？”

光绪听罢无比委屈，他并不知道被康有为等人看作救驾希望的袁世凯跑到慈禧面前告状：说他命令自己，‘带兵围住颐和园，冲破园门，并在乱兵中结果太后的命’。慈禧听后便匆匆而来。

光绪只能极力辩解。慈禧早已不耐烦，她挥一挥手，说：“你成天讲什么变法，如今连孝道也不讲了。我看大清王朝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你到底配不配当皇帝，自己好好想想！”

光绪一听便明白，慈禧分明是逼他“归政”，于是光绪叩头道：“孩儿马上草拟诏书，让你老人家执掌大权。”

第二天，归政诏书便明发天下。慈禧第三次垂帘

听政，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只有大典时才作为摆设出来装装样子。

光绪被囚后，康有为、梁启超接到通知后迅速逃离北京。而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六人则被慈禧杀戮。这六人被称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便以他们的鲜血宣告失败。

## 六、被迫改革，寿终正寝

### 1 八国联军进京

1898年，年已64岁的慈禧第三次垂帘听政，望着臣服在她脚下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大臣们，想到唯有她依然是权力之争的常胜将军，她怎能不得意。

只是洋人的步步紧逼，利权的不断丧失，她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了严重威胁，每每想到洋人，她就无法得意。更何况，虽然她发动了宫廷政变，重新夺回了政权，但最大的罪犯康有为却逍遥海外，康有为之所以能逃脱追捕是由于英国公使 兰德的保护，他得以进入英国，并在国外组织保皇党，声援光绪，要求慈禧退位，还不断派人到国内发动“叛乱”事件。她曾令李鸿章设法与英人交涉，擒拿康有为，却遭拒绝。慈禧不禁为此勃然大怒。洋人已成了她心腹之患。

恰巧这时义和团势力遍及直隶全省，并不断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起初与教会冲突，后来打出“助清灭洋”的口号。

义和团的口号与慈禧的心意正合。她决定招抚义和团。

义和团发展迅速，很快控制了京津地区。义和团势力的膨胀，吓坏了侵华的各帝国主义者。他们组织八国联军，由德将西摩尔率领亲自剿杀义和团。

当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之时，义和团配合清军在廊坊大败侵略军。

然而义和团的大刀长矛终不敌侵略者的洋枪洋炮，随着义和团势力的扩大，慈禧也耿耿于怀，不再为义和团提供武器，甚至命人将塞满粟米瓜果的大炮给义和团。终于义和团被打败，北京成了八国联军横行霸道掳掠抢劫的地方。

八国联军隆隆的炮声震动了宫廷，慈禧再也无法安眠。

此时天还未亮，李莲英神色慌张地匆匆进来，见了慈禧，便大呼小叫：“洋人已攻下了东会门！”

慈禧瘫倒在地，李莲英等马上扶起她，半晌，她才缓过气，茫然自语道：“事情糟到这种地步，留下老命有什么用呢？不如跳水了却一生。”

说着，就准备往外走。李莲英一看不对劲，急忙扯住慈禧，劝解道：“老佛爷，我们不如先避一避，日后再计议。”

慈禧听后，住了脚，又伤心地抽泣着。她带着哭腔命令道：“传令宫里其他人及诸亲王，准备车辆离京。”

很快，大家急匆匆到齐。正在大家备车准备出京之际，李莲英走到慈禧身边问道：“随驾的人全安排好了，只剩下珍妃一个人，不知怎么办？”

慈禧不吱声，她心里乱极了，她只想早点离京。对于这位珍妃，她早就不顺眼。她从心腹太监那儿得知珍妃说了不少对自己不满的话，而且居然干涉光绪事务，她也支持变法！这些她没法容忍！

光绪一见慈禧沉默不语，早出了一身冷汗。自他失位以后，唯有珍妃使他快慰。珍妃耐心的劝解，给了他活下去的力量。即使他被软禁瀛台之后，两人还设法夜会。这一次八国联军入京，他本想趁慌乱之际，慈禧出逃之时，让珍妃得到自由。谁料又遇到麻烦。

他不顾一切扑到慈禧面前，双膝跪下哀求道：“亲爸爸，请你开恩吧。放了她吧！”

慈禧毫不理睬，仰着头命令道：“把珍妃带来！”

不一会儿，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珍妃被带到了慈禧面前。乱蓬蓬的脏发里是一张惨白的瘦脸，浑身衣服又脏又破，像一个叫化子一般，唯有一双大眼睛还闪着求生的亮光。

慈禧见到珍妃，火冒三丈，把近日的怨气旧恨全集中到她一人身上。她怒斥道：“这个天下，是你给搅坏的，你看看，成了什么样子，洋人杀进来了，你还有脸见我？不如死了吧！”

珍妃双眼睁得大大的，一丝恐惧闪过，她连忙跪在光绪身边，不敢答话。

“我们要离京了，也没法带上你，留你在宫里，洋人进来还不是糟蹋了，那又有失大统，你看你怎么办？”

这话已经很明白了，珍妃只有死路一条了。光绪和珍妃对望着，眼泪直掉，两人相抱大哭起来。慈禧手一挥，两个太监上来分开两人，将珍妃双手绑了起来，随即将她推入一口枯井，光绪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夺去了生命，他发疯般地奔向枯井，大叫着：“快把她救起来。”几个太监把他拉开，文武百官、太监宫女仿佛已遗忘了他还是大清皇帝，无人理睬他的话。只有珍妃绝望而哀婉的“救命”声在宫中回荡。这正如有人为珍妃鸣不平所作的诗：

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  
残叶未乃落，映日有辉光。  
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  
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在珍妃的惨叫声中，慈禧发出了出京懿旨，一队人马狼狈不堪地逃离北京。

## 2 庚子西逃

慈禧离京之际，取下身上、头上金银饰物，找了一件蓝布衣服胡乱地罩在身上，将头发打了一个髻，宛如一个乡间农妇。事已至此，她全然顾不上形象，还是逃命要紧。

一行人仓猝出宫，耳边还有隆隆的炮声，慈禧仍不放心，又传旨车夫：“尽力赶，要有洋鬼子阻挡，你不要说话，我跟他们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就这样，一行人已经狼狈至极。

7月23日，慈禧一行人来到怀来。县令吴永连忙接驾，他是第一个以县令身份迎接两宫的。慈禧一行风餐露宿，突然间有人仍以君臣之礼迎接她，不由十分感激，于是将吴永叫到自己屋中。

此时她已头发凌乱，面带尘土色，穿着一件污痕斑斑的蓝布衣服，看这样子，谁都不敢相信她就是威仪天下的太后。

见吴永进来，她笑着问道：“你是旗人还是汉人。”

“汉人。”

随后她又问了吴永的籍贯、官龄，吴永一一作答。慈禧又问道：“县城离此多远？”

“二十五里。”

“一切供应有所预备？”

“已经预备妥当。”

慈禧一听马上称赞：“好，有预备就好。”说完，突然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此行艰辛：“我和皇上连日走了数百里，竟不见一个百姓，更不用说官吏了。现在到了怀来县，你还出来迎驾，真是忠臣呀。我也没料到大局糟到如此地步。”

慈禧悲叹一声，觉得饥饿难忍，便对吴永说：“连日奔走，又没有吃喝。路上口渴，命太监取水，不是有井却没有汲水器，就是井中浮有人头。不得已，只得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浆汁解渴。昨夜我和皇帝贴背坐在仅有的一只板凳上，一夜未眠。夜里寒气凛冽，冷森森地直入筋骨，真是冷不可耐。你看我完全成了一个乡间老妇，皇帝也是这么辛苦呀。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你准备了吃的没有。”

吴永连忙答道：“本来准备了一桌饭菜，谁料被散兵抢掠一空。另外还煮有三锅小米绿豆粥，预备给随从们垫饥，也被抢走两锅，如今只剩一锅，担心粗糙不敢呈上。”

慈禧喜出望外，说道：“有小米粥，太好了。赶紧送上吧。”

小米粥端上来，慈禧急不可待地捧着饭，没有筷

子，她就喝了起来。

喝完之后，慈禧心满意足，招吴永上前，又问道：“此行匆促，没有携带衣服，你能否设法弄几件？”

吴永想了想，说道：“我妻子已经故去，衣物都寄存在京城家中。只有我的母亲还有几件遗衣，太后若不嫌弃，我便取来。”

慈禧连忙说道：“能保暖就行，什么衣服都行。”

吴永回县城之后，搜检衣服进呈，慈禧心满意足，换了衣物，已不再像先前一样狼狈了。

8月27日到了太原府，山西巡抚领了一班人，老远就跪迎。此时情况，与怀来之时大不相同。金银财帛，衣服用具，应有尽有，几乎又恢复宫中排场。慈禧很是满意。

慈禧西逃之时，积极谋求与八国联军和议。她在途中电谕李鸿章等人与八国议和。经过多方交涉，慈禧接受八国列强提出的各项要求，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

和议谈成，慈禧立即打道回宫。此时回鸾已不像离京时那般狼狈，仅慈禧一人就有3000辆车装金、银、绸缎、古董、玩器等名贵之物。经过一番热闹，慈禧终于回到离别一年之久的京城。

### 3 被迫推行新政

经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逃难之后，慈禧心灵受到一次严重的冲击。一年多的流浪生活，她已苍老不少。回到宫中，她才大松一口气，准备好好休息。谁料恼人的事情一件件接踵而来，洋人步步逼近，不断攫取利权；民众要求改革旧制，推行新政之风日长；南方孙中山革命党人积极筹划推翻她的统治，这些事令她焦头烂额，令她夜不成眠。

她不得不为她的统治考虑。一些朝臣也不断要求“除旧法之弊”。慈禧终于推行新政。

1902年，推行新政诏书明发天下。内容涉及广泛：第一，兴学堂、改科举；第二，改兵制，练士兵，举办武备学堂；第三，游学西方，考查西方政治；第四，兴办矿务、商业事务。

新政颁布之后，局势并未出现明显改观。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为了保住清王朝江山，为了不至在革命中丧失一切，慈禧决定实行君主立宪。

1905年，慈禧派顺天府丞李盛铎、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闽浙总督

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五大臣游历日本及欧美之后，向慈禧提出立宪的重要性。“宪法所以安国内、御外侮、固邦基、保人民”，“立宪政体，利君利民”，“保邦政治，非引未由”，并且提出了立宪必须举行的三事：“一要宣示宗旨；二要公布地方自治之制；三要定有关集会、言论、出版的法律。”

已老态龙钟的慈禧坐在宝座上闭目侧听，心里涌起一种未落的悲哀：本想通过施行新政使自己的宝座更稳些，谁料天下仍风起云涌。如今又被逼上梁山，要实施君主立宪，她明白，若推行君主立宪，则意味着自己不可能继续“乾纲独断”。这是她有生之年不愿看的事情。

良久，她才说：“君主立宪可行。但实行预备立宪的年限要以九年为期。这其中事宜，分年筹备，等筹备齐整，再召集国会。”不久，按她的意思而拟的诏书发出。

然而，无论慈禧如何挽救她的政权，历史还是无情地将慈禧和她的大清王朝推到日薄西山的境界。

#### 4 两宫晏驾

当时间推进到1908年时，慈禧已年逾古稀，她已七十有四。至此她涉足紫禁城58年，统治大清达48年。进入10月份，她感到力不从心，体乏无力，终于病倒了。

她已有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预感。从前的多次生死搏击中，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只有这次，她真切地感到死神在向她逼近。她不得不为自己身后着想，作一些必要的安排。

有名无实的皇帝已被囚禁瀛台，她听人报告：光绪奢望自己死在他前面。这是她不愿面对的事实。在自己临终之前，要打破光绪的痴想。于是她传旨将醇亲王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迎入宫中准备接替光绪。她决定临终之时要听到光绪死去的消息。

光绪，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自戊戌宫廷政变之后，便成了慈禧的囚徒。

他所居的瀛台，是慈禧特地为他选择的一块幽身之地。瀛台，是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水阔一丈五尺长，仅有一面浮设板桥，可以出入，板桥撤掉之后的瀛台就如苍茫大海中的孤岛。瀛台之上的涵元殿

是瀛台的正殿，仅三丈余长，这便是光绪居所。

瀛台是易于监视的好地方，白天有慈禧耳目监视，夜间板桥一撤，光绪插翅难飞。光绪在慈禧的严密控制下，艰难地在瀛台生活着。

1908年11月14日，这位缠绵于不尽凄凉忧伤之中的皇帝，突然饮恨逝于瀛台涵元殿，虚龄三十八岁。

次日，紫禁城又传出慈禧驾崩的消息。

光绪的死从此便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光绪驾崩之后，年方3岁的溥仪被立为大清入关后第十代皇帝，也是慈禧亲手扶植的第三个傀儡皇帝。

然而慈禧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苦心经营48年之久的清王朝，在她死后不久，就在武昌起义那隆隆的炮声中灭亡了。这正是历史给她的一个嘲弄。